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二十七

校訂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太中大夫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上柱國河內郡開國公食邑二千二百戶食實封玖伯貽紫金魚袋臣司馬光奉勅編集

後學 天台 胡三省 音註

唐紀四十三

起重光作噩六月盡夕默闔茂九一年有奇始辛酉六月終壬戌九一年

零六
月

德宗神武聖文皇帝二

建中二年六月庚寅以浙江東西觀察使蘇州刺史韓滉為潤州刺史浙江東西節度使

蘇州治吳縣滉呼廣翻潤州治

京口使名其軍曰鎮海 張著至襄陽是年四月遣

蓋張著亦疑梁崇義遲遲不進也 梁崇義益懼陳兵而見之藺杲得

詔不敢發得除鄧州 馳見崇義請命請免其死 崇義對著

號泣竟不受詔號戶 著復命癸巳進李希烈爵南平

郡王渝州南平郡 加漢南漢北兵馬招討使督諸道兵討

之考異曰德宗實錄五月己巳加淮寧節度李希烈南平郡王漢南漢北通知諸道兵馬使招撫處

置使希烈傳曰山南東道節度使梁崇義拒捍朝命迫脅使臣二年六月詔諸道節度率兵討之加希烈

南平郡王兼漢南北都知諸道兵馬招撫處置使今從建中實錄 楊炎諫曰希烈為

董秦養子親任無比卒逐秦而奪其位事見二百二

大曆十四年董秦賜姓 為人狼戾無親狼當作很 無功猶

倔強不法強渠勿翻 使平崇義何以制之上不聽炎

固爭之上益不平荆南牙門將吳少誠以取梁崇義

之策干李希烈希烈以少誠為前鋒少誠幽州潞人

也將即亮翻少始照翻潞縣漢屬漁陽郡晉屬燕國隋屬涿郡唐屬幽州以潞水自塞北來經縣界各

縣時內自關中西暨蜀漢南盡江淮閩越北至太原

所在出兵而李正己遣兵扼徐州甬橋渦口閩眉巾翻甬橋

在徐州南界汴水上後置宿州於此渦口渦水入淮之口渦音戈 梁崇義阻兵襄陽

運路皆絕人心震恐江淮進奉船千餘艘泊渦口不

敢進艘蘇遭翻 上以和州刺史張萬福為濠州刺史使之通渦

口水 萬福馳至渦口立馬岸上發進奉船淄青將士

停岸睥睨不敢動

淄莊持翻睥匹

辛丑汾陽忠武

王郭子儀薨

肱翻呼

子儀為上將擁彊兵程元振魚朝

恩讒毀百端詔書一紙徵之無不即日就道由是讒

謗不行

事並見代宗紀朝直遙翻

嘗遣使至田承嗣所承嗣西望

拜之曰此膝不屈於人若干年矣李靈曜據汴州作

亂

事見二百二十五卷代宗大曆十一年使疏吏翻嗣祥吏翻汴皮變翻

公私物過汴

者皆留之惟子儀物不敢近

近其

遣兵衛送出境校

中書令考九二十四月入俸錢二萬緡私產不在焉

校古效翻俸扶用翻緡眉巾翻

府庫珍貨山積家人三千人八子七

壻皆為朝廷顯官

郭子儀八子曜晞

諸孫數十人每

問安不能盡辯領之而已僕固懷恩李懷光渾瑊皆

出麾下

渾戶昆翻又戶本翻瑊古咸翻

雖貴為王公常願指役使趨

走於前家人亦以僕隸視之天下以其身為安危殆

三十年

殆迎也將也郭子儀奮自朔方是年肅宗至德元年載也至建中二年而薨是年歲在重光

功蓋天下而主不疑

位極人臣而眾不疾窮奢極欲而人不非之年八十

五而終其將佐至大官為名臣者甚眾將即亮翻壬子

以懷鄭河陽節度副使李芄為河陽懷州節度使割

東畿五縣隸焉

九居包翻使疎吏翻東畿東都畿也五縣河陽河清濟源温王屋

北庭安西自吐蕃陷河隴隔絕不通

陷河隴見二百二十三卷代宗

廣德元年吐伊西北庭節度使李元忠四鎮留後郭

從噉入聲 昕帥將士閉境拒守昕許斤翻帥讀曰率數遣使奉表皆不達

聲問絕者十餘年至是遣使間道歷諸胡自回紇中

來數所前翻間古覓翻上嘉之秋七月戊午朔加元忠北庭大

都護賜爵寧塞郡王鄭州寧塞郡以昕為安西大都護四

鎮節度使賜爵武威郡王涼州武威郡將士皆遷七資元

忠姓名朝廷所賜也本姓曹名令忠昕子儀弟也

李希烈以久雨未進軍上怪之盧杞密言於上曰希

烈遷延以楊炎故也因炎諫用希烈而間之陛下何愛炎一日

之名而墮大功墮讀曰墮不若暫免炎相以悅之事平復

用無傷也相息亮翻復扶又翻又音如字上以為然庚申以炎為左

僕射罷政事射寅謝翻來途經襄漢固勸梁崇義入朝崇義不

能從已懷反側尋又使其黨李舟奉使馳說崇義因

而拒命遂圖叛逆皆炎迫而成之至是德宗欲假希

烈兵勢以討崇義炎又固言不可上不能平會德宗

嘗訪宰相羣臣中可以大任者盧杞薦張鎰嚴郢而

實錄曰炎與盧杞同執大政杞形神詭陋夙為人所

褻而炎氣岸高峻罕防細故方病飲食無節或為糜

餐別食閣中每登堂會食辭不能偶譏者乘之謂杞

曰楊公鄙公不欲同食杞銜之舊制中書舍人分署

尚書六曹以平奏報中廢其職杞議復之以疏其煩

炎不可杞曰杞不才幸措足於斯亦當有運用以答

天造寧常奉杞之手乎因密啓中書主書有過局者

有詔逐之炎怒曰中書吾局也政之不修吾自理之

設不理當共議何陰詠而越官邪因不相平時淮西

節度使李希烈寵任方盛上欲以之平襄陽炎以為

不可上曰卿勿復言遂以希烈統之時夏潦方壯澶

大一百三十四

漫數百里故希烈軍久不得發會炎病請急累日把
啓免炎相以悅之上以為然使中官朱如玉就第先
諭旨翌日遷左僕射謝之日恩旨甚渥杞大懼按
沈既濟為炎所引故建中實錄言炎罷相與德宗實
錄頗異今取其可信者書之然舊傳云
梁崇義之反炎迫而成之亦近誣也 以前永平節

度使張鎰為中書侍郎同平章事鎰齊丘之子也使

吏翻鎰弋質翻張齊丘以朔方節度使崔寧為右僕

射射寅丙子贈故伊州刺史袁光庭工部尚書光

庭天寶末為伊州刺史吐蕃陷河隴光庭堅守累年

吐蕃百方誘之不下伊州治伊吾縣漢伊吾盧地尚

糧竭兵盡城且陷光庭先殺妻子然後自焚郭昕使

至朝廷始知之昕許斤翻故贈官 辛巳以邠寧節

度使李懷光兼朔方節度使邠甲 癸未河東節度

使馬燧昭義節度使李抱真神策先鋒都知兵馬使

李晟大破田悅於臨洛時悅攻臨洛累月不拔城中

食且盡府庫竭士卒多死傷張仵飾其愛女使出拜

將士曰諸君守戰甚苦仵家無它物請鬻此女為將

士一日之費眾皆哭曰願盡死力不敢言賞李抱真

告急於朝朝直詔馬燧將步騎二萬與抱真討悅又

遣李晟將神策兵與之俱又詔幽州留後朱滔討惟

岳李惟岳也燧等軍未出險先遣使持書諭悅為好語悅

謂燧畏之不設備燧與抱真合兵八萬東下壺關考

大三百一十一

曰舊田悅傳曰七月三日師自壺關東下收賊盧家

若燧傳云十一月師次邯鄲恐誤今從悅傳燕南記

軍于邯鄲擊悅支軍破之悅方急攻臨洛分李惟岳

兵五千助楊朝光明日燧等進攻朝光柵悅將萬餘

人救之燧命大將李自良等禦之於雙岡雙岡在邯鄲西北臨

洛之西亦名盧家疇令之曰悅得過必斬爾自良等力戰悅軍

却燧推火車焚朝光柵推吐雷翻車尺遮翻斬朝光獲首虜五

千餘級居五日燧等進軍至臨洛悅悉眾力戰凡百

餘合悅兵大敗斬首萬餘級考異曰舊李晟傳戰于臨洛諸軍皆却晟引

兵度洛水乘水而濟橫擊悅軍王師復振擊悅大破

之據此則是臨洛戰在冬也與馬燧傳十一月師次

邯鄲相應實錄十二月庚寅馬燧加左僕射又云先

是悅遣將康愔領兵圍邢州楊朝光圍臨洛燧與抱

真及神策將李晟合勢救之大敗賊於雙岡斬楊朝

光擒其大將盧子昌乘勝進軍又破悅於臨洛故燧

等加官按實錄此戰無月日但於馬燧加官時言之

今據燧傳先敗悅於雙岡斬楊朝光居五日乃進至

臨洛即實錄此月癸未眾軍破悅於臨洛也實錄在

此年冬與此相違燕南記亦云七月燧與抱真兵八

萬自潞府東下壺關先收邯鄲盧家砦朝光戰死臨

洛城又大破悅悅退走在李正已死前與實錄此月

相應臨洛之戰疑諸軍已集燧等若未至張伾必不

能獨破悅軍新本紀十一月丁丑馬燧及田悅戰于

雙岡敗之不知此日何出亦悅引兵夜遁邢州圍亦

與諸書相違今止從七月解圍邢州悅敗走而圍亦解時平盧節度使李正已

已薨子納祕之擅領軍務悅求救於納及李惟岳納

遣大將衛俊將兵萬人惟岳遣兵三千人救之悅收

合散卒得二萬餘人軍于洹水淄青軍其東成德軍

其西首尾相應馬燧帥諸軍進屯鄴

洹于原翻帥讀曰率洹水縣屬

魏州本漢內黃地後周武帝置洹水縣因水而名淄莊持翻鄴縣屬相州

奏求河陽兵自

助詔河陽節度使李芄將兵會之

芄居包翻

八月李納

始發喪奏請襲父位上不許

梁崇義發兵攻江陵

至四望

今隨州隨縣之東有四望山其山最高四望皆可見

大敗而歸乃收兵

襄鄧李希烈引軍循漢而上

上時掌翻

與諸道兵會崇義

遣其將翟暉杜少誠逆戰於蠻水希烈大破之追至

踈口又破之

將即亮翻翟長伯翻少始照翻水經漢水自襄陽東流又屈而西南流又東南

流逕黎丘故城西又南與踈水合踈水出中廬縣西南東流至却縣北界東入漢水謂之踈口漢水又南

過宜城東夷水出自房陵縣東流注之桓温以其父名彛改曰蠻水二將請降希烈使

將其眾先入襄陽慰諭軍民

將即亮翻降戶江翻使將同上音又音如字

崇義閉城拒守守者開門爭出不可禁崇義與妻赴

井死傳首京師

范陽節度使朱滔將討李惟岳軍

于莫州張孝忠將精兵八千守易州

范陽節度使治幽州莫州在幽

州南二百八十里易州成德巡屬在幽州西二百一十四里

滔遣判官蔡雄說孝

忠曰

說式芮翻

惟岳乳臭兒敢拒朝命今昭義河東軍已

破田悅淮寧李僕射克襄陽計河南諸軍朝夕北向

恒魏之亡可佇立而須也使君誠能首舉易州以歸

朝廷則破惟岳之功自使君始此轉禍為福之策也

朝直遥翻射寅謝翻恒戶登翻使疏吏翻

孝忠然之遣牙官程華詣滔遣

錄事參軍董稹奉表詣闕稹章滔又上表薦之上時

上悅九月辛酉以孝忠為成德節度使命惟岳護喪

歸朝惟岳不從孝忠德滔為子茂和娶滔女為于深

相結 壬戌加李希烈同平章事 初李希烈請討

梁崇義上對朝士亟稱其忠亟去黜陟使李承自淮

西還還從宣翻言於上曰希烈必立微功但恐有功

之後偃蹇不臣更煩朝廷用兵耳上不以為然希烈

既得襄陽遂據之為已有上乃思承言時承為河中

尹甲子以承為山南東道節度使上欲以禁兵送上

上時承請單騎赴鎮至襄陽希烈寘之外館迫脅萬

方承誓死不屈希烈乃大掠闔境所有而去承治之

暮年軍府稍完騎奇寄翻闔戶希烈留牙將於襄州

守其所掠財由是數有使者往來將即亮翻承亦遣

其腹心臧叔雅往來許蔡李希烈既自襄陽還蔡州

人至許蔡結其厚結希烈腹心周曾等與之陰圖希

烈為周曾等圖希烈初蕭嵩家廟臨曲江玄宗以

娛遊之地非神靈所宅命徙之楊炎為相惡京兆尹

嚴郢相息亮翻左遷大理卿盧杞欲陷炎引郢為御

史大夫先是炎將營家廟先悉有宅在東都憑河南

尹趙惠伯賣之惠伯買以為官解郢按之以為有羨

大、百八、通、百二十七、升、高

利羨于唐志大理正從五品利線翻下掌議獄正科條九祀召大理正田晉議法

承斷罪不當則以法正之晉以為律監臨官市買有羨利以乞取

論嘗嘗怒監古街更召它吏議法衡州京師東南三以為監主自盜罪當

衡州司馬衡州京師東南三以為監主自盜罪當

絞炎廟正直蕭嵩廟地祀因譖炎云茲地有王氣王

况故玄宗令嵩徙之炎有異志故於其地建廟冬十

月乙未炎自左僕射貶崖州司馬令力丁翻射寅謝

師七千四未至崖州百里縊殺之惠伯自河中尹貶

費州多田費州漢牂柯郡隋黔安郡涪川縣地貞

州多田縣武德四年務州刺史奏置以土地稍平墾田盈畛故以多田為名貞觀四年改費州為思州乾

元元年復為費州京師南四千七百里至東都四尋

亦殺之辛巳冊太子妃蕭氏癸卯祫太廟先是

太祖既正東向之位獻懿二祖皆藏西夾室不饗至

是復奉獻祖東嚮而饗之先悉薦翻復扶又翻獻祖

祖光皇帝天賜太祖之父也太祖景皇帝虎始封於

唐者也唐初饗四廟宣光二帝太祖世祖也貞觀九

年祔高祖于太祖廟朱子奢請準禮立七廟三昭三穆

各置神主太祖依晉宋已來故事虛其位待遷遷方

處之東向位於是始祔引農府君重耳及高祖為六

室虛太祖之位而行祫祫至二十三年太宗祔廟遷

引農府君乃歲于西夾室至開元十年高宗特立九廟於是

追尊宣皇帝為獻祖復列於室光皇帝為懿祖以備

九室祫祫猶虛太祖之位祝文於三祖不稱臣明全

廟數而已至德三載尅復後新作九室神主遂不作

引農府君神主明德祫不及故也至寶應二年祔玄

宗肅宗於廟遷獻懿二祖於西夾室始以太祖當東
向位至是年將袷禮儀使顏真卿奏合出獻懿二
祖行事其布位次第及東向之位請準東晉蔡謨議
為定遂以獻祖當東向懿祖於昭位南向太祖於穆
位北向左昭右
穆陳列行事
徐州刺史李洧正己之從父兄也

李納寇宋州彭城令太原白季庚說洧舉州歸國

軌翻從才用洧從之遣攝巡官崔程奉表詣關且使

口奏并白宰相以徐州不能獨抗納乞領徐海沂三

州觀察使况海沂二州今皆為納有洧與刺史王涉

馬萬通素有約使疎吏翻考異曰此據舊傳也苟

得朝廷詔書必能成功程自外來言自外以為宰相

一也先白張鎰鎰以告盧杞杞怒其不先白已不從

其請相息亮翻戊申加洧御史大夫充招諭使二十

一月戊午以永樂公主適檢校比部郎中田華上不

欲違先志故也永樂公主許降田華見二百二蜀

王傀更名遂傀苦猥翻辛酉宣武節度使劉洽神

策都知兵馬使曲環滑州刺史襄平李澄朔方大將

唐朝臣大破淄青魏博之兵於徐州按新書李澄傳

唐自高宗世遼東之地已弃而不有李澄時澄遼東襄平人

以本貫在遼東襄平耳朝直遥翻淄莊持翻先是李

納遣其將王温會魏博將信都崇慶亮翻信都複姓

共攻徐州李洧遣牙官温人王智興詣闕告急温古

初屬懷州顯慶舊志徐州京智興善走不五日而至師東二千六

百四上為之發朔方兵五千人為于以朝臣將之直朝

遙翻將直亮與洽環澄共救之時朔方軍資裝不至

旗服弊惡宣武人嗤之曰乞子能破賊乎朝臣以其

言激怒士卒且曰都統有令嗤丑之翻都統謂李勉也統他綜翻俗音從上

聲先破賊營者營中物悉與之士皆憤怒爭奮崇慶

溫攻彭城二旬不能下請益兵於納納遣其將石隱

金將萬人助之考異曰實錄前作隱金後作隱全今從其前與劉洽等相

拒於七里溝日向暮洽引軍稍却朔方馬軍使楊朝

晟言於唐朝臣曰公以步兵負山而陳以待兩軍我

以騎兵伏於山曲賊見懸軍勢孤必搏之我以伏兵

絕其甬必敗之使疏吏翻晟成正翻陳讀朝臣從之

崇慶等果將騎二千踰橋而西追擊官軍伏兵發橫

擊之崇慶等兵中斷狼狽而返阻橋以拒官軍其兵

有爭橋不得涉水而度者朝晟指之曰彼可涉吾何

為不涉遂涉水擊據橋者皆走崇慶等兵大潰洽等

乘之斬首八千級溺死過半朔方軍盡得其輜重溺

狄翻重旗服鮮華乃謂宣武人曰乞子之功孰與宋

多宋指宣武兵也時以宋毫為宣武軍劉洽自宋州刺史為宣武節度使故云然宣武人皆

慙官軍乘勝逐北至徐州城下魏博淄青軍解圍走

江淮漕運始通淄莊持翻已巳詔削李惟岳官爵

募所部降者赦而賞之

降戶

甲申淮南節度使陳

少遊遣兵擊海州其刺史王涉以州降

海州李納屬使疏吏翻

少始照翻

十二月李納密州刺史馬萬通乞降丁

酉以為密州刺史

宋白曰密州居海得禹貢嶠夷之地春秋時為莒魯之地州理即魯

之諸城也漢為高密國晉立東莞郡後魏立膠州隋改曰密州取境中密水為名

崔漢衡

至吐蕃

崔漢衡使吐蕃見上卷是年三月吐從暉入聲

贊普以敕書稱貢獻

及賜全以臣禮見處

處昌呂翻

又雲州之西當以賀蘭山

為境

五代志靈武引靜縣有賀蘭山引靜縣唐改為保靜雲州當作靈州史誤也

邀漢衡

更請之丁未漢衡遣判官與吐蕃使者入奏上為之

改敕書

為于偽翻

境土皆如其請

關東河北方用兵不暇與吐蕃較也

馬燧魏博招討使

三年春正月河陽節度使李亢引兵逼衛州田悅守

將任履虛詐降既而復叛

衛州治汲亢居苞翻將即亮翻任音王降戶江翻復

扶又翻又音如字

馬燧等諸軍屯于漳濱田悅遣其將王

光進築月城以守長橋

長橋在漳水上月城兩頭抱河形如半月諸軍不

得度燧以鐵鎖連車數百實以土囊塞其下流

乘繩證翻

塞悉則翻按新書燧於長橋下流以土囊遏之

水淺諸軍涉度時軍中乏糧

悅等深壁不戰燧命諸軍持十日糧進屯倉口與悅

夾洹水而軍

洹于元翻洹水與漳水分流又在漳水之東

李抱真李亢問

曰糧少而深入何也燧曰糧少則利速戰今三鎮連

兵不戰三鎮謂魏博淄青成德欲以老我師我若分

軍擊其左右悅必救之則我腹背受敵戰必不利故

進軍逼悅所謂攻其所必救也兵法有是言彼苟出戰必

為諸君破之為于偽翻乃為三橋逾洹水日往挑戰挑徒了翻

悅不出燧令諸軍夜半起食潛師循洹水直趨魏州

令力正翻趨令曰賊至則止為陳陳讀曰陣下結陳同留百騎擊

鼓鳴角於營中仍抱薪持火俟諸軍畢發則止鼓角

匿其旁俟悅軍畢度焚其橋軍行十里所悅聞之帥

淄青成德步騎四萬踰橋掩其後騎奇寄翻帥讀曰率乘風縱

火鼓譟而進譟則竈翻燧按兵不動先除其前草莽百步

為戰場結陳以待之募勇士五千餘人為前列悅軍

至火止氣衰燧縱兵擊之悅軍大敗神策昭義河陽

軍小却神策李晟軍昭義李抱真軍河陽李元軍見河東軍捷還鬪又破

之還從宣翻又音如字追奔至三橋已焚三橋即在三橋水上者悅軍亂赴

水溺死不可勝紀斬首二萬餘級捕虜三千餘人尸

相枕藉三十餘里勝音升枕職任翻藉慈夜翻考異曰實錄閏月庚戌馬燧等破田

悅於洹水按舊馬燧傳洹水之戰李惟岳救兵與田

順然則洹水戰在惟岳死前實錄誤也燕南記又曰

燧與抱真雖頗破悅聞李納助軍到乃駐軍候勢畫

必取之計去悅軍三十里下營夜坐帳中使心手人

潛領悅兵及小將等五十餘人立帳外燧因矯與兵

馬衙官已下高語曰昨日所以頻破田悅兵馬者蓋

偶然之事本亦不料有此勝也看悅兵雖敗其將健

皆能死戰亦天下之強敵矣今更得李納兵助其勢
 不小我雖頻利利則有鈍他日田悅更戰大將必須
 審看便宜如悅直進不可當鋒耳悅帳外兵將往往
 共聞燧語良久曰昨日陣上獲得田悅將健所由領
 過既至燧大罵曰田悅小賊菽麥未分敢肆猖狂妄
 動兵馬你有何所解與我相敵汝皆不自由被驅入
 陳又何過也今矜汝放去兵等大歡叫拜謝而去具
 燧前後言見悅悅召大將喜而謂曰馬燧放言懼我
 對人罵我此可知矣吾再戰必捷也又恃李納助軍
 新到乃引兵出洹水又陳燧先伏兵要處佯不勝引
 退悅使兵盡出逐燧燧引至伏兵處伏兵齊發橫截
 悅軍兩段與抱真縱兵擊之大破悅軍三萬餘人今
 從馬燧收餘兵千餘人走魏州奏走音 馬燧與李抱真
 不協頓兵平邑浮圖據舊書田悅傳平邑浮圖在魏州南浮圖佛寺也悅夜
 至南郭魏州南郭也大將李長春閉關不內以俟官軍久
 之天且明長春乃開門內之悅殺長春嬰城拒守城

中士卒不滿數千死者親戚號哭滿街將即亮翻悅

憂懼乃持佩刀乘馬立府門外悉集軍民流涕言曰

悅不肖蒙淄青成德二丈人保薦嗣守伯父業淄青李正

已成德李寶臣田悅以丈人行事之伯父田承嗣也淄莊持翻嗣祥吏翻今二丈人即世

其子不得承襲悅不敢忘二丈人大恩不量其力量音

良輒拒朝命喪敗至此朝直遙翻使士大夫肝腦塗

地皆悅之罪也悅有老母不能自殺願諸公以此刀

斷悅首提出城降馬僕射斷音短下各斷同降戶江翻馬僕射謂馬燧射寅謝

翻自取富貴無為與悅俱死也因從馬上自投地將

士爭前抱持悅曰尚書舉兵徇義非私已也一勝一

負兵家之常某輩累世受恩何忍聞此願奉尚書一戰不勝則以死繼之尚辰悅曰諸公不以悅喪敗而

棄之悅雖死敢忘厚意於地下乃與諸將各斷髮約

為兄弟誓同生死悉出府庫所有及歛富民之財得

百餘萬以賞士卒衆心始定田悅善敗不亡所謂盜亦有道復召貝

州刺史邢曹俊使之整部伍繕守備軍勢復振悅不

曹俊見上卷上年復扶又翻又音如字李納軍於濮陽為河南軍所逼

奔還濮州考異曰時濮州治鄆城別有濮陽縣按九域志濮陽縣東至濮州九十里濮陽博木

徵援兵於魏州田悅遣軍使符璘將三百騎送之

使踈吏翻璘離珍翻將即亮翻騎奇寄翻璘父令奇謂璘曰吾老矣歷觀

安史輩叛亂者今皆安在田氏能久乎汝因此奔逆

從順是汝揚父名於後世也齧臂而別璘遂與其副

李瑤帥衆降於馬燧齧魚結翻帥讀悅收族其家令

奇慢罵而死瑤父再春以博州降悅從兄昂以洛州

降從才用翻洛音各王光進以長橋降悅入城旬餘日馬燧

等諸軍始至城下攻之不克丙寅李惟岳遣兵與

孟祐守東鹿東鹿本鹿城縣安祿山反玄宗改縣為東鹿以厭之屬深州九域志在州西四

十五里宋白曰東鹿縣本漢西梁縣地今縣南六十里有西梁故城尚存朱滔張孝忠攻

拔之進圍深州惟岳憂懼掌書記邵真復說惟岳密

為表先遣弟惟簡入朝復扶又翻說式然後誅諸將

大正五年十一月二十七日 王仁父

之不從命者身自入朝使妻父冀州刺史鄭詵權知

節度事以待朝命惟簡既行孟祐知其謀密遣告田

悅悅大怒使衙官扈岌往見惟岳讓之曰尚書舉兵

正為大夫求旌節耳事始見上卷二年岌及翻尚

同非為已也今大夫乃信邵真之言遣弟奉表悉以

反逆之罪歸尚書自求雪身尚書何負於大夫而至

此邪尚辰羊翻 邪音耶若相為斬邵真則相待如初不然當

與大夫絕矣判官畢華言於惟岳曰田尚書以大夫

之故陷身重圍為于季翻 重直龍翻大夫一旦負之不義甚矣

且魏博淄青兵彊食富足抗天下事未可知柰何遽

為二三之計乎惟岳素怯不能守前計乃引邵真對

扈岌斬之淄莊持翻 岌魚及翻發成德兵萬人與孟祐俱圍東

鹿丙寅朱滔張孝忠與戰於東鹿城下惟岳大敗燒

營而遁考異曰實錄及舊惟岳傳止言惟岳一敗

滔命偏師守東鹿惟岳進圍深州惟岳乃統萬餘眾及田

悅援兵圍東鹿惟岳將王武俊以騎三千方陳橫進

滔績帛為後視象使猛士百人蒙之鼓譟奮馳賊馬

驚亂隨擊大破之惟岳焚營而遁據此則是惟岳再

敗也燕南記孟祐先敗惟岳 又敗與滔傳相應今從之兵馬使王武俊為左右

所構惟岳疑之惜其才未忍除也東鹿之戰使武俊

為前鋒私自謀曰我破朱滔則惟岳軍勢大振歸殺

我必矣故戰不甚力而敗朱滔欲乘勝攻恒州使疏 吏翻

恒戶張孝忠引粟西北軍于義豐義豐縣屬定州滔大驚孝

忠將佐皆怪之孝忠曰恒州宿將尚多未易可輕將即

亮翻易迫之則并力死鬪緩之則自相圖諸君第觀

之吾軍義豐坐待惟岳之殄滅耳且朱司徒言大而

識淺可與共始難與共終也朱滔後卒如張孝忠所料於是滔亦

屯東鹿不敢進惟岳將康日知以趙州歸國惟岳益

疑王武俊武俊甚懼或謂惟岳曰先相公委腹心於

武俊先相公謂李寶臣相息亮翻使之輔佐大夫又有骨肉之親

謂武俊子士真壻於李氏武俊勇冠三軍今危難之際復加猜阻

若無武俊欲使誰為大夫却敵乎冠古玩翻難乃旦翻復扶又翻為于

偽翻惟岳以為然乃使步軍使衛常寧與武俊共擊趙

州又使王士真將兵宿府中以自衛將即亮翻癸

未蜀王遂更名遡更工衡翻淮南節度使陳少遊拔海

密二州李納復攻陷之使疏吏翻少始照翻復扶又翻又音如字下不復同

王武俊既出恒州謂衛常寧曰武俊今幸出虎口不

復歸矣當北歸張尚書恒戶登翻尚辰羊翻常寧曰

大夫暗弱信任左右觀其勢終為朱滔所滅今天子

有詔得大夫首者以其官爵與之中丞素為眾所服

與其出亡曷若倒戈以取大夫轉禍為福轉反掌耳

事苟不捷歸張尚書未晚也武俊深以為然會惟岳

使要籍謝遵至趙州城下

要籍官亦唐時節度衙前之職中宗景雲二年解琬

為朔方大總管分遣隨軍要籍官河陽丞張冠宗肥鄉令韋景駿普安令于勳忠校料三城兵募則唐邊

鎮有要籍官尚矣又據新書忠義傳朱泚統幽州行營為涇原鳳翔節度使詔蔡廷玉以大理少卿為司

馬朱體微為要籍則要籍乃節度使之腹心也朱滔王武俊之相王改要籍官曰承令 武俊引

遵同謀取惟岳遵還密告王士真閏月甲辰武俊常

寧自趙州引兵還襲惟岳還從宣翻 遵與士真矯惟

岳命啓城門內之黎明武俊帥數百騎突入府門帥

曰率騎 士真應之於內殺十餘人武俊令曰大夫叛

逆將士歸順敢違拒者族眾莫敢動遂執惟岳收鄭

誅畢華王它奴等皆殺之令力定翻將即 武俊以惟

岳舊使之子

李寶臣已死故曰舊使使疏吏翻

欲生送之長安常寧

曰彼見天子將復以叛逆之罪歸咎於中丞

復扶又

權同又音如字

乃縊殺之

縊於賜翻

傳首京師

卒如

政之言代宗廣德元年李寶臣

深州刺史楊榮國惟

岳姊夫也降於朱滔滔使復其位

姊蔣兕翻

復權

天下酒惟西京不權

罷權酒見二百二十五卷大

二月戊午李惟岳所署定州刺史楊政義降時河北

略定惟魏州未下河南諸軍攻李納於濮州濮博木

治鄆 納勢日蹙朝廷謂天下不日可平甲子以張孝

忠為易定滄三州節度使朝直遙翻 王武俊為恒冀

都團練觀察使康日知為深趙都團練觀察使以德

棣二州隸朱滔令還鎮滔固請深州不許由是怨望

留屯深州朱滔討李惟岳再戰再勝及瓜分成德延

之取德棣此左氏所王武俊素輕張孝忠自以手誅

李惟岳功在康日知上而孝忠為節度使已與康日

知俱為都團練使又失趙定二州亦不悅又詔以糧

三千石給朱滔馬五百匹給馬燧武俊以為朝廷不

欲使故人為節度使王武俊恒州舊將故云然魏博既下必取恒

冀故分其糧馬以弱之疑未肯奉詔田悅聞之遣判

官王侑許士則間道至深州說朱滔曰司徒奉詔討

李惟岳旬朔之間拔東鹿下深州惟岳勢蹙間古覓

芮翻下說王人故王大夫因司徒勝勢得以臬惟岳

之首此皆司徒之功也又天子明下詔書臬堅堯翻

令司徒得惟岳城邑皆隸本鎮今乃割深州以與日

知是自棄其信也且今上志欲掃清河朔不使藩鎮

承襲將悉以文臣代武臣魏亡則燕趙為之次矣力

丁翻燕若魏存則燕趙無患然則司徒果有意矜魏

博之危而救之非徒得存亡繼絕之義亦子孫萬世

之利也同舟遇風則胡越可使相救又許以貝州賂

滔貝州魏滔素有異志聞之大喜即遣王侑歸報魏

州使將士知有外援各自堅又遣判官王郅將即亮

異曰舊傳王郅作王郅今從燕南記與許士則俱詣恒州說王武俊曰

大夫出萬死之計誅逆首拔亂根謂誅李惟岳也康日知不

出趙州豈得與大夫同日論功而朝廷褒賞略同誰

不為大夫憤邑者朝直遙翻為于偽翻今又聞有詔支糧馬與

鄰道朝廷之意蓋以大夫善戰恐為後患先欲貧弱

軍府俟平魏之日使馬僕射北首射寅謝翻馬僕射謂馬燧時攻魏州

首式又翻朱司徒南向共相滅耳朱司徒亦不敢自保使

郅等效愚計欲與大夫共救田尚書而存之尚辰羊翻田悅

拒命宜削官而當時猶稱其朝衙可以見朝命之重大夫自留糧馬以供軍朱

司徒不欲以深州與康日知願以與大夫請早定刺

史以守之三鎮連兵此三鎮謂范陽恒冀魏博若耳目手足之相

救則它日永無患矣武俊亦喜許諾利害同故即遣

判官王巨源使於滔使疏吏翻且令知深州事令力丁翻相與

刻日舉兵南向滔又遣人說張孝忠孝忠不從說式為翻

宣武節度使劉洽攻李納於濮州克其外城納於

城上涕泣求自新李勉又遣人說之癸卯納遣其判

官房說以其母弟經及子成務入見說式為翻見賢

悅通鑑本文作癸卯然自上文二月戊午推至會中

使宋鳳朝稱納勢窮蹙不可捨上乃囚說等於禁中

納遂歸鄆州復與田悅等合使疏吏翻朝直遥翻鄆音運復扶又翻又音如

字朝廷以納勢未衰三月乙未始以徐州刺史李洧

兼徐海沂都團練觀察使海沂已為納所據洧竟無

所得洧于軌翻史言帝銳意削平藩鎮而不能應機撫接以自遺患李納之初反也

其所署德州刺史李西華備守甚嚴都虞侯李士真

密毀西華於納納召西華還府以士真代之士真又

以詐召棣州刺史李長卿長卿過德州士真劫之與

同歸國夏四月戊午以士真長卿為二州刺史德州治安

德縣棣州治厭次縣本皆淄青廵屬今皆歸國棣大計翻長知丈翻考異曰燕南記云授士真德棣兩

州觀察團練使今從實錄士真求援於朱滔滔已有異志遣大將

李濟時將三千人聲言助士真守德州且召士真詣

深州議軍事至則留之使濟時領州事將即亮翻時將音同上又

音如字德宗以德棣與朱滔滔卒以詐力得之不知又以為王武俊之資也庚申吐蕃

歸鄆日所俘掠兵民八百人自吐蕃陷河隴入京師俘掠唐人可以數計邪

德宗先歸所俘者以懷之其歸向日所俘者八百人而已狼子野心姑以此報塞中國其志果如何哉觀

異日平涼劫盟之事可見也吐從噉入聲上遣中使發盧龍恒冀易定

兵萬人盧龍朱滔恒冀王武俊易定張孝忠使踈吏翻恒戶登翻詣魏州討田悅

王武俊不受詔執使者送朱滔滔言於眾曰將士有

功者吾奏求官勲皆不遂將即亮翻唐制官有品勲有級今欲與諸

君敕裝敕與飭同共趨魏州趨遠擊破馬燧以取温

大正五三二二七 通鑑卷二百二十七 二十一 王作父

飽何如皆不應三問乃曰幽州之人自安史之反從

而南者無一人得還今其遺人痛入骨髓還從宣翻

髓息况太尉司徒皆受國寵榮太尉謂將士亦各蒙

官勲誠且願保目前不敢復有僥冀復扶又翻滔默

然而罷乃誅大將數十人厚撫循其士卒康日知聞

其謀以告馬燧燧以聞上以魏州未下王武俊復叛

力未能制滔壬戌賜滔爵通義郡王冀以安之眉州通義

郡滔反謀益甚分兵營於趙州以逼康日知將即亮

如字趙州以深州授王巨源朱滔如前約武俊以其

子士真為恒冀深三州留後將兵圍趙州恒戶登翻

與滔同縣人其母
滔之姑也滔使知地
州留後

又音涿州刺史劉怦代宗大曆四年朱希彩表分幽

如字涿州刺史劉怦州之范陽歸義固安置涿州治

范陽縣距幽州一百二十里涿竹前翻怦普耕翻聞滔欲救田悅以書諫之

曰今昌平故里朝廷改為太尉鄉司徒里此亦丈夫

不朽之名也朝直遙翻朱泚朱滔本昌平人朝廷但

以忠順自持則事無不濟竊思近日務大樂戰樂音

不顧成敗而家滅身屠者安史是也怦忝密親然而

無告是負重知惟司徒圖之無貽後悔滔雖不用其

言亦嘉其盡忠卒無疑貳滔將起兵恐張孝忠為後

患復遣牙官蔡雄往說之孝忠曰昔者司徒發幽州

遣人語孝忠曰卒子恤翻復扶又翻說式李惟岳負

恩為逆謂孝忠歸國即為忠臣孝忠性直用司徒之

教今既為忠臣矣不復助逆也復扶又翻且孝忠與

武俊皆出夷落張孝忠本奚乞失活種深知其心最

喜翻覆喜許記翻司徒勿忘鄙言它日必相念矣其後滔

惡果如孝雄復欲以巧辭說之復扶又翻孝忠怒欲

執送京師雄懼逃歸滔乃使劉怦將兵屯要害以備

之怦普耕翻將即亮翻又孝忠完城礪兵獨居彊寇

之間莫之能屈滔將步騎二萬五千發深州至東鹿

詰旦將行騎奇寄翻吹角未畢士卒忽大亂喧譟曰

天子令司徒歸幽州柰何違敕南救田悅譟則電翻

下旨滔大懼走入驛後堂避匿蔡雄與兵馬使宗頊

等矯謂士卒曰汝輩勿喧聽司徒傳令眾稍止使疏

頊吁玉翻雄又曰司徒將發范陽恩旨令得李惟岳

州縣即有之司徒以幽州少絲纊故與汝曹竭力血

戰以取深州冀得其絲纊以寬汝曹賦率少詩沼翻

細綿也賦率不意國家無信復以深州與康日知又

朝廷以汝曹有功賜絹人十匹至魏州西境盡為馬

僕射所奪復扶又翻又音如字朝直司徒但處范陽

富貴足矣今茲南行乃為汝曹非自為也處昌呂翻

下行為汝曹不欲南行任自歸北何用諠悖悖蒲昧

沒翻垂失軍禮眾聞言不知所為乃曰敕使何得不為

軍士守護賞物遂入敕使院擘裂殺之軍中別置館舍以居敕使

謂之敕使院又呼曰雖知司徒此行為士卒終不如

且奉詔歸鎮呼火雄曰然則汝曹各還部伍詰朝復

往深州休息數日相與歸鎮耳眾然後定滔即引軍

還深州密令諸將訪察唱率為亂者得二百餘人悉

斬之詰去吉翻復音如字餘眾股慄乃復擊軍而南

眾莫敢前却呼火故翻復扶又翻又音如字觀田庭

范陽之兵不肯從朱滔南救魏州河朔三進取寧晉

鎮之人豈皆好亂哉上之人御失其道耳留屯以待王

武俊武俊將步騎萬五千取元氏

元氏縣漢為常山郡治後魏屬趙郡

唐屬趙州將即東趣寧晉

趣七喻翻宋白曰寧晉漢

亮翻又音如字後漢為癭陶侯

國後魏為癭陶縣唐天寶元年改寧晉縣武俊之始

誅李惟岳也遣判官孟華入見

見賢華性忠直有才

略應對慷慨上悅以為恒冀團練副使

懷苦廣翻會

武俊與朱滔有異謀上遽遣華歸諭旨華至武俊已

出師華諫曰聖意於大夫甚厚苟盡忠義何患官爵

之不崇土地之不廣不日天子必移康中丞於它鎮

康中丞謂深趙終為大夫之有何苦遽自同於逆亂

乎異日無成悔之何及華鄉在李寶臣幕府以直道

已為同列所忌至是為副使同列尤疾之言於武俊
 曰華以軍中陰事奏天子請為內應故得超遷是將
 覆大夫之軍大夫宜備之武俊以其舊人不忍殺奪
 職使歸私第田悅恃援兵將至遣其將康愔將萬餘
 人出城西與馬燧等戰於御河上將即亮翻愔於今
 翻愔將音同上又
音如字燧音遂御河即隋煬帝所開永濟渠也開元
 二十八年魏州刺史盧暉徙永濟渠自石灰窰引流
 至城西注魏橋以通江淮之貨杜佑曰御河大敗而
 在魏州魏縣煬帝引白溝水為永濟渠即此大敗而
 還還從宣翻又音如字考異曰悅傳曰悅以救軍
 將至盡率其眾出戰於御河之上大敗而還燧傳
 曰悅恃燕趙之援又出兵二萬背城而陳燧復與諸軍擊破之今從實錄時兩河用兵
 月費百餘萬緡緡眉府庫不支數月太常博士韋都

賓陳京建議以為貨利所聚皆在富商請括富商錢

出萬緡者借其餘以供軍計天下不過借一二千商

則數年之用足矣上從之甲子詔借商人錢令度支

條上度徒洛翻判度支杜佑大索長安中商賈所有

貨意其不實輒加榜捶人不勝苦有縊死者索山客
翻賈音

古榜音彭捶止榮翻勝音長安囂然如被寇盜囂五
翻翻

又許驕翻計所得纔八十餘萬緡又括僦櫃質錢民
間

被皮義翻計所得纔八十餘萬緡又括僦櫃質錢復
還子錢謂之僦櫃僦即就翻凡蓄積錢帛粟麥

者皆借四分之一封其櫃窖蓄錢帛者以櫃積粟
麥者以窖窖古教翻百

姓為之罷市為于相帥遮宰相馬自訴以千萬數帥
讀

曰盧杞始慰諭之勢不可遏乃疾驅自他道歸計并

借商所得纔二百萬緡宅考異曰實錄借商統計田

從舊盧杞傳杞傳又曰杜佑計京師帑廩不支數月

且得五百萬貫可支半歲用則兵濟矣於是戶部侍郎

郎判度支趙贊與韋都實等謀行括借約罷兵後以

公錢還勅既下京兆少尹韋貞督責頗峻長安尉薛

萃荷校乘車搜人財貨計富戶田宅奴婢等估纔及

八十八萬貫又借儻匱質錢共纔及二百萬貫今從

實錄人已竭矣京叔明之五世孫也陳叔明陳宣帝

甲戌以昭義節度副使磁州刺史盧玄卿為洛州刺

史兼魏博招討副使使疎吏翻磁墻初李抱真為澤

潞節度使馬燧領河陽三城抱真欲殺懷州刺史楊

鉢鉢奔燧鉢時燧納之且奏其無罪抱真怒及同討

田悅數以事相恨望二人怨隙遂深不復相見由是

諸軍逗撓久無成功數所角翻下上數同復扶又翻

教上數遣中使和解之數所角翻及王武俊逼趙州

抱真分麾下二千人戍邢州得大怒曰餘賊未除宜

相與戮力乃分兵自守其地欲引兵歸李晟說燧曰

李尚書以邢趙連壤九域志趙州南至邢州界七十

成正翻說式丙分兵守之誠未有害今公遽自引去

眾謂公何燧悅乃單騎造抱真壘騎奇寄翻相與釋

憾結歡會洛州刺史田昂請入朝燧奏以洛州隸抱

真洛州自此遂屬昭義請玄卿為刺史兼充招討之

洛音名朝直遙翻

大三四卅九

通三二四七

二十六

女突

副李晟軍先隸抱真又請兼隸燧以示協和上皆從

之晟成正翻燧音遂盧龍節度行軍司馬蔡廷玉惡判官

鄭雲達言於莫州參軍雲達妻朱滔之女也滔復奏

為掌書記惡烏路翻復扶又翻又音如字雲達深構廷玉於滔廷玉

又與檢校大理少卿朱體微言於泚曰蔡廷玉朱體微皆事朱泚

者也校古孝滔在幽鎮事多專擅其性非長者不可

以兵權付之滔知之大怒數與泚書請殺二人者長

丈翻數所用翻柴從晁第頗有隙及滔拒命上欲歸罪於廷

玉等以悅滔甲子貶廷玉柳州司戶體微萬州南浦

尉柳州漢潭州縣地唐置柳州以分野當柳星之下而各去京師水陸相乘五千四百七十里萬州治

南浦縣春秋夔國之地秦漢為胸臆縣地後周置萬州郡唐置萬州以郡為稱京師西南一千六百二十

四里宣武節度使劉洽攻李納之濮陽降其守將高

彥昭使疎吏翻濮博木翻降戶江翻將即亮翻朱滔遣人以蠟書置髻

中遺朱泚遺唯季翻欲與同反馬燧獲之并使者送長安

泚不之知上驛召泚於鳳翔至以蠟書并使者示之

泚惶恐頓首請罪上曰相去千里初不同謀非卿之

罪也因留之長安私第大曆九年朱泚請入朝代宗為之築大第於京師事見二

百二十五卷考異曰幸奉天錄曰上命還私第但絕朝謁日給酒肉而已以內侍一人監之今從實錄

及舊傳賜名園腴田錦綵金銀甚厚以安其意其幽州

盧龍節度太尉中書令並如故為朱泚失兵權乘時逆上張本上以

大二百九十一友安

幽州兵在鳳翔

幽州兵朱泚所將以入朝防秋者

思得重臣代之盧

杞忌張鎰忠直為上所重欲出之於外已得專總朝

政

鎰弋質翻朝直遙翻乃對曰朱泚名位素崇鳳翔將校班秩

已高非宰相信臣無以鎮撫臣請自行上俛首未言

泚且禮翻又音此將即亮翻校戶教翻相息亮翻俛音免

杞又曰陛下必以臣貌

寢不為三軍所伏

貌不揚曰寢

固惟陛下神筭上乃顧鎰

曰才兼文武望重內外無以易卿鎰知為杞所排而

無辭以免因再拜受命戊寅以鎰兼鳳翔尹隴右節

度等使

為張鎰為李楚琳所殺張本

初盧杞與御史大夫嚴郢共

搆楊炎趙惠伯之獄

事見上年

炎死杞復忌郢

復扶會

蔡廷玉等貶官殿中侍御史鄭詹誤遞文符至昭應

送之廷玉等行已至藍田召還而東

還從宣翻又音如字

廷玉

等以為執已送朱滔至靈寶西赴河死

靈寶縣屬陝州古桃林地

漢為引農縣開元末改為靈寶縣引農縣故城在今縣西南二十里

上聞之駭異盧杞

因奏朱泚必疑以為詔旨請遣三司使案詹

此謂遣

及御史臺官為三司使使案詹等獄使疎吏翻

又言御史所為必稟大夫請

并郢案之獄未具壬午杞奏杖殺詹於京兆府貶郢

費州刺史

費州治涪州江岸因州界費水為名舊志費州京師南四千七百里費扶未翻考

異曰舊盧杞傳云貶郢驩州刺史今從新傳

卒於貶所

恤翻上初即位崔

祐甫為相務崇寬大故當時政聲藹然以為有貞觀

之風

相息亮翻 觀古玩翻

及盧杞為相知上性多忌因以疑似

離間羣臣

間古覓翻

始勸上以嚴刻御下中外失望

淮

南節度使陳少遊奏本道稅錢每千請增二百

使疏吏翻

少始照翻舊志淮南道督揚滁常潤和宣歙七州此貞觀中之制也以今觀之唐中世以後當統揚楚滁

和濠廬壽光蘄黃申安舒等州稅錢謂田稅及商稅錢也五月丙戌詔增它道稅

錢皆如淮南又鹽每斗價皆增百錢

鹽每斗價幾何而頓增百錢人

誰堪之

朱滔王武俊自寧晉南救魏州

是年四月王武俊進屯寧

辛卯詔朔方節度使李懷光將朔方及神策步騎

萬五千人東討田悅且拒滔等

將即亮翻又音如字騎奇寄翻

滔行

至宗城掌書記鄭雲逵參謀田景仙毒滔來降

宗城縣屬

魏州漢廣宗縣地降戶江翻

丁酉加河東節度使馬燧同平章

事 辛亥置義武軍節度於定州以易定滄三州隸

之 以命張孝忠

張光晟之殺突董也

事見上卷元年晟成正翻

上欲

遂絕回紇召冊可汗使源休還太原久之乃復遣休

送突董及翳密施大小梅錄等四喪還其國

紇下沒翻可從

刊入聲汗音寒還從宣翻又音如字下同復扶又翻

可汗遣其宰相頡子

斯迦

等迎之頡子斯迦坐大帳

新書回鶻傳作頡于伽相息亮翻頡奚結翻迦求加

立休等於帳前雪中詰以殺突董之狀欲殺者數

四供待甚薄留五十餘日乃得歸可汗使人謂之曰

國人皆欲殺汝以償怨我意則不然汝國已殺突董

等我又殺汝如以血洗血汚益甚耳詰去吉翻今吾

以水洗血不亦善乎唐負我馬直百八十萬匹當速

歸之遣其散支將軍康赤心隨休入見見賢休竟不

得見可汗而還還從宣翻已卯至長安詔以帛十萬

匹金銀十萬兩償其馬直休有口辨盧杞恐其見上

得幸乘其未至先除光祿卿為源休以賞薄怨朱

滔王武俊軍至魏州田悅具牛酒出迎魏人懽呼動

地呼火滔營於恆山是日李懷光軍亦至馬燧等盛

軍容迎之滔以為襲已遽出陳懷光勇而無謀欲乘

其營壘未就擊之燧請且休將士觀豐而動懷光曰

彼營壘既立將為後患此時不可失也遂擊滔於恆

山之西魏氏土地記曰渤海高城縣東北五十里有

讀曰陣燧音遂將即亮殺步卒千餘人滔軍崩沮沮

呂懷光按轡觀之有喜色士卒爭入滔營取寶貨王

武俊引二千騎橫衝懷光軍軍分為二滔引兵繼之

官軍大敗蹙入永濟渠溺死者不可勝數人相蹈藉

其積如山水為之不流騎奇寄翻溺奴狄翻馬燧等

各收軍保壘是夕滔等堰永濟渠入王莽故河酈道

漢溝洫志云河為中國害尤甚故禹導河自積石歷
龍門醜二渠以引河一則漂川今河所流也一則北
濱王莽時絕故世俗絕官軍糧道及歸路明日水深

三尺餘深式馬燧懼遣使卑辭謝滔求與諸節度歸本

道奏天子請以河北事委五郎處之使踈吏翻朱滔第五故稱之為

然處昌呂翻滔欲許之王武俊以為不可滔不從秋

七月燧與諸軍涉水而西退保魏縣以拒滔魏縣在魏州城西五里

滔乃謝武俊武俊由是恨滔後數日滔等

亦引兵營魏縣東南與官軍隔水相拒考異曰實錄六月辛巳

朱滔王武俊兵至魏州是日李懷光之師亦至七月

欲決御河水灌王莽故河以絕我糧道燧令白懷光

急勢迫會夜乃俱引退燕南記曰六月朱滔武俊懷

光俱至懷光即欲戰馬燧抱真不得已從之七月六

日懷光等擊滔勝之尋為王武俊所敗其夜決河水

絕懷光等西歸之路明日水深三尺餘馬燧與朱滔

有外族之親呼滔為表姪使人說滔曰老夫不度氣

力與李相公等昨日先陳王大夫善戰海內所知也

司徒五郎與商議故老夫等却歸太原諸節度亦各

歸本道當為聞奏河北地任五郎收取滔見武俊戰

勝私心思其勝已乃謂武俊曰大夫二兄破懷光等

氣已沮喪馬司徒既屈服如此且放去漸圖未晚武

俊曰豈有四五節度兵逾十萬使打賊始經一陣被

殺却五萬人將何面目歸見天子今窮蹙詐求退去

料不過到洺州界必築壘相待悔難及也滔心明知

連魏縣河列營相拒滔雖慙謝武俊終有恨意又同

進軍魏橋河東南去懷光營五里移營在七月中旬

也邠志曰三年夏詔懷光率邠甲五千兼統諸軍東

征六月師及魏邠戰焉陷燕人之眾師入賊營收其

寶貨馬公燧曰我二年困此賊彼旦至而夕破之人

其謂我何乃稍抽戰卒以孤其勢田悅曰馬太原如

功也朔方軍可襲矣乃使步卒七百人負刀而趨乘

我失度擠之于河死者數百人皆精騎也馬公遽命

平射三百人爭橋以出我軍故步軍不敗軍勢大劔

詔唐朝臣自河南引軍會之舊田悅傳曰王武俊以

通五二二二二

君粹

二千騎橫擊懷光陳滔軍繼踵而進禁軍大敗人相
蹈藉投尸于河二十里河水為之不流馬遂收軍保
壘是夜王武俊決河水入王莽故河欲隔官軍水已
深三尺糧餉路絕王師計無從出乃遣人告朱滔云
云時武俊戰勝滔心忌之即曰大夫二兄已敗官軍
馬司徒卑屈若此不宜迫人於險也武俊曰遂等連
兵十萬皆是國之名臣一戰而北貽國之恥不知此
等何面目見天子邪然吾不惜放還但不行五十里
必反相拒按長麻六月壬子朔七月壬午朔然則辛
巳六月三十日庚子七月十九日也滔與懷光至魏
之日滔營壘猶未立懷光即與之戰豈得至七月六
日邪戰于慙山之夜武俊決水明日遂等即退保魏
縣豈得至十九日邪實錄燕南記所載日皆不可據
也然實錄多據奏到之日不知戰與移營的在何日
要之必在六七月之際故但記七月退保魏縣耳朱
滔與王武俊同舉兵志在破馬燧軍豈有一戰纔勝
遽忌武俊縱遂令去自貽後患邪直是滔無遠識謂
燧等不足畏得其卑辭而縱去耳又舊悅傳云決河
水若決黃河不須築堰決水經日不止三尺既決
之後不可復壅今從實錄決御河水灌王莽河耳

李納求救於滔等滔遣魏博兵馬使信都承慶將兵

助之納攻宋州不克遣兵馬使李克信李欽遙戍濮

陽南華以拒劉洽使疏吏翻將即亮翻又音如字濮

屬曹州漢甲辰以淮寧節度使李希烈兼平盧淄

青兗鄆登萊齊州節度使討李納又以河東節度使

馬燧兼魏博澶相節度使加朔方邠寧節度使李懷

光同平章事前此改淮西節度為淮寧軍鄆音運燧

神策行營招討使李晟請以所將兵北解趙州之

圍與張孝忠分轄圖范陽上許之晟自魏州引兵北

趨趙州晟成正翻將即亮翻王士真解圍去晟留趙

州三日與孝忠合兵北略恒州恒州登翻 演州司馬李

孟秋舉兵反演州漢成驩縣之地唐武德初置驩州貞觀九年改曰演州十六年省改咸驩

為懷驩屬驩州廣德二年分驩州後置 自稱安南節度使安南都護輔

良交討斬之新書方鎮表乾元元年升安南管內經畧使為安南節度使 八月

丁未置瀾東西水陸運兩稅鹽鐵使二人度支總其

大要而已汴皮變翻 度徒洛翻 辛酉以涇原留後姚令言為

節度使 盧杞惡太子太師顏真卿欲出之於外惡

路 真卿謂杞曰先中丞傳首至平原中丞謂杞父弈也事見二百一

十七卷天寶十四載 真卿以舌舐面血舐直氏翻 今相公忍不相容

乎杞矍然起拜然恨之益甚 九月癸卯殿中少監

崔漢衡自吐蕃歸去年崔漢衡使吐蕃 贊普遣其臣區頰贊隨

漢衡入見見賢 遍翻 冬十月辛亥以湖南觀察使曹王

臯為江南西道節度使臯至洪州悉集將佐簡閱其

才得牙將伊慎王錡等擢為大將引荆襄判官許孟

容置幕府慎兗州人孟容長安人也慎常從李希烈

討梁崇義希烈愛其才欲留之慎逃歸希烈聞臯用

慎恐為已患遺慎七屬甲遺唯季翻周禮函人為甲犀甲七屬鄭注云屬讀如

灌注之注謂上旅下旅札屬之數九七也 詐為復書墜之境上上聞之遣

中使即軍中斬慎臯為之論雪臯為于 偽翻 未報會江賊

三千餘眾入寇江賊江中羣盜也自湖口入寇江南西道 臯遣慎擊賊自

賸慎擊破之斬首數百級而還由是得免 盧杞秉

政知上必更立相相息翻恐其分已權乘間薦吏部侍

郎關播儒厚可以鎮風俗間古丙辰以播為中書侍

郎同平章事考異曰舊播傳曰播為吏部侍郎轉刑部尚書十月拜銀青光祿大夫中書

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今實錄自吏部侍郎為相與傳不同疑傳誤明年罷相乃改刑部尚書政

事皆決於杞播但歛衽無所可否上嘗從容與宰相

論事播意有所不可起立欲言杞目之而止還至中

書杞謂播曰以足下端慙少言故相引至此鄙者柰

何發口欲言邪播自是不復敢言從千容翻少詩

戊辰遣都官貲外郎樊澤使于吐蕃告以結盟之期

丙子肅王詳薨詳皇子也十一月己卯朔加淮南節

度使陳少遊同平章事 田悅德朱滔之救與王武

俊議奉滔為主稱臣事之滔不可曰恆山之捷皆大

夫二兄之力二兄謂王武俊也武俊第二滔何敢獨居尊位於是

幽州判官李子千恒冀判官鄭濡等考異曰舊傳作李子牟鄭儒

今從燕南記共議請與鄆州李大為四國鄆州李大為謂李納也

俱稱王而不改年號如昔諸侯奉周家正朔築壇同

盟有不如約者眾共伐之不然豈得常為叛臣茫然

無主用兵既無名有功無官爵為賞使將吏何所依

歸乎滔等皆以為然滔乃自稱冀王田悅稱魏王王

蔡河至陳州合潁是秦漢故道自隋開汴河利涉

揚楚故官漕不復由此道佑始開之上時掌翻

十二月丁丑李希烈自稱天下都元帥太尉建興王

時朱滔等與官軍相拒累月官軍有度支饋糧諸道

益兵而滔與王武俊孤軍深入專仰給於田悅度徒洛翻

仰牛客主日益困弊客謂滔武俊之聞李希烈軍勢

甚盛頗怨望乃相與謀遣使詣許州勸希烈稱帝希

烈由是自稱天下都元帥使踈吏翻司天少監徐

承嗣請更造建中正元麻從之乾元元年改太史局

正三品少監正四品上掌察天文稽麻數凡日月星辰風雲氣色之異率其屬占之肅宗時韓穎損益大衍麻為至德麻寶應元年代宗以至德麻不與天合

詔司天臺官屬郭獻之等復用麟德元紀更立歲差

增損遲疾交會及五星差數以寫大衍術曰五紀麻

至是五紀麻氣朔加時稍後天推測星度與大衍差

率頗異乃詔承嗣等雜麟德大衍之旨治新麻

名建中正元麻少始照翻嗣祥吏翻更工衡翻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二十七

校十一行二十四字本校本校十七葉補五十三字五十二字改十一字

書機埭恒謗驚貞慎為字不成四月初三日

據宗十一行廿一字本校本校同前校者以。識之戊辰五月十日求是里房而憲

據明孔天盾刊本校戊辰八月二十八日晨起長洲章式之

另校十一行二十四字本校本校十七葉補五十三字五十二字改十一字

說日亦未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二十八

季振宜 疏云 宋文 主人 宋文 治印 文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太中大夫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上柱國河內

郡開國公食邑二千二百戶食實封玖伯戶賜紫金魚袋臣司馬光奉

勅編集



後學 天台 胡三省 音註

唐紀四十四

起昭陽大淵獻正月盡十月不滿一年是年癸亥諸藩連兵拒命而德宗

玩兵召禍日尋干戈最為多事是卷所紀纒繞十月耳

德宗神武聖文皇帝三

建中四年春正月丁亥隴右節度使張鎰與吐蕃尚

結贊盟于清水

使疏吏翻鎰弋質翻吐從暇入聲清

宋本橋園未文

九十
庚寅李希烈遣其將李克誠襲陷汝州執別

駕李元平將即亮翻汝州治梁縣漢承休侯封邑也元平本湖南判官薄

有才藝性踈傲敢大言好論兵好呼到翻關播奇之薦於

上以為將相之器以汝州距許州最近九域志汝州東南至許州

二百七十里史言關播所用非才相息亮翻擢元平為汝州別駕知州事

元平至汝州即募工徒治城治直之翻希烈陰使壯士應

募執役入數百人元平不之覺希烈遣克誠將數百騎

突至城下將即亮翻又音如字騎奇寄翻應募者應之於內縛元平

馳去元平為人眇小無須須古字取象以彡類形毛也後人從而加彡為鬚字

此俗書耳見希烈恐懼便液汚地便毘連翻便液謂屎溺也液音亦汚烏故翻

希烈罵之曰盲宰相以汝當我何相輕也以判官周

晃為汝州刺史又遣別將董待名等四出抄掠取尉

氏尉氏縣屬汴州九域志在州南九十里抄楚交翻圍鄭州官軍數為所敗

邏騎西至彭婆數所角翻敗補邁翻邏郎佐翻騎奇寄翻

南府河南縣有彭婆鎮金人疆域圖洛陽縣有彭婆鎮東都士民震駭竄匿山

谷留守鄭叔則入保西苑東都西苑在東都城西鄭叔則蓋備有急易於西奔

也守式又翻上問計於盧杞對曰希烈年少驍將恃功驕

慢將佐莫敢諫止誠得儒雅重臣奉宣聖澤為陳逆

順禍福少始照翻驍堅堯翻將即亮翻為于偽翻希烈必革心悔過可不

勞軍旅而服顏真卿三朝舊臣真卿歷事玄宗肅代三朝朝直遙翻忠

直剛決名重海內人所信服真其人也上以為然甲

午命真卿詣許州宣慰希烈詔下舉朝失色下遐嫁翻真

卿乘驛至東都鄭叔則曰往必不免宜少留須後命

少詩沼翻真卿曰君命也將焉避之焉於慶翻遂行李勉

表言失一元老為國家羞請留之又使人邀真卿不

及真卿與其子書但敕以奉家廟撫諸孤而已至許

州欲宣詔旨希烈使其養子千餘人環繞慢罵李希烈養

壯士為子謂之養子環音胡慣翻拔刃擬之為將剽啗之勢剽旨亮翻細割

也真卿足不移色不變希烈遽以身蔽之麾眾令退

館真卿而禮之令力丁翻館古玩翻希烈欲遣真卿還還從宣翻又音

如字會李元平在座真卿責之元平慙而起以密啓白

希烈希烈意遂變留真卿不遣朱滔王武俊田悅李

納各遣使詣希烈上表稱臣勸進使者拜舞於希烈

前說希烈曰使疏吏翻上時掌翻說式為翻朝廷誅滅功臣失信天

下都統英武自天功烈蓋世已為朝廷所猜忌將有

韓白之禍朝直遙翻統他綜翻俗從上聲韓白之願禍謂韓信斬於鍾室白起死於杜郵也願

亟稱尊號使四海臣民知有所歸希烈召顏真卿示

之曰今四王遣使見推不謀而同以朱滔稱冀王王武俊稱趙王田悅

稱魏王李納稱齊王故希烈謂之四王使疏吏翻太師觀此事勢豈吾獨為

朝廷所忌無所自容邪邪音耶真卿曰此乃四凶何謂

四王相公不自保功業為唐忠臣乃與亂臣賊子相
從求與之同覆滅邪希烈不悅扶真卿出它日又與
四使同宴四使曰久聞太師重望今都統將稱大號
而太師適至是天以宰相賜都統也顏真卿為太子
太師故皆以其
官稱之相真卿叱之曰何謂宰相汝知有罵安祿山
息亮翻而死者顏杲卿乎顏杲卿事見二百一十七卷
肅宗至德元載叱尺栗翻乃吾
兄也吾年八十知守節而死耳豈受汝輩誘脅乎史
曰以利動之曰誘以
威迫之曰脅誘音酉四使不敢復言復扶
又翻希烈乃使
甲士十人守真卿於館舍掘坎於庭云欲阬之真卿
怡然見希烈曰怡然安
和之貌死生已定何必多端亟以一

劔相與豈不快公心事邪希烈乃謝之

考異曰顏
氏行狀以為

公至許州希烈前後詐為公表奏請汴州者數十上
知而寢之舊真卿傳以為希烈逼為章表令雪已願
罷兵馬累遣真卿兄子峴與從吏九數輩繼來京師
上皆不報希烈大宴逆黨倡優斥黷朝政真卿拂衣
起後張伯儀敗績令以首級夸示真卿號慟周曾謀
奉真卿遂送真卿於龍興寺按滔等推尊希烈在去
年真卿使許在今年正月蓋滔等始勸希烈稱帝希
烈但稱都元帥建興王故今年滔等再遣樊播等勸
進稱為都統也真卿剛烈守之以死希烈豈能
逼之使為章表雪已行狀云詐為表奏是也戊

戌以左龍武大將軍哥舒曜為東都汝州節度使將

鳳翔邠寧涇原奉天好時行營兵萬餘人討希烈鳳
翔

邠寧涇原三節鎮之兵又詔諸道共討之曜行至邠

城邠音夾邠城縣屬汝州東魏之龍山縣也隋開皇
初改曰汝南十八年改曰輔城大業初改曰邠城

余安

九域志邾城縣在汝州東南九十里遇希烈前鋒將

宋白曰春秋楚令尹子瑕城邾即此

陳利貞擊破之希烈勢小沮沮在曜翰之子也天寶未安

絕貢獻商旅皆不通壬寅詔治上津山路置郵驛

上津縣屬商州治直之翻 二月戊申朔命鴻臚卿崔漢衡送區

頰贊還吐蕃區頰贊入見事始見 丙寅以河陽三

城懷衛州為河陽軍 丁卯哥舒曜克汝州擒周晃

三月戊寅江西節度使曹王臯敗李希烈將韓霜

露於黃梅斬之辛卯拔黃州時希烈兵柵蔡山敗補

九域志黃梅縣屬蘄州距州一百二十里蔡山在黃梅界即江左新蔡郡治所魯悉達保聚之地宋白曰

宋分江夏郡置南新蔡郡隋開皇十八年改為黃梅

縣以界內黃梅山名之祝穆曰蔡山出大龜春秋左

氏傳所謂大蔡險不可攻臯聲言西取蘄州蘄音祈

蓋以山得名也漢為蘄春侯國吳置蘄春郡北齊置齊昌郡及羅州

後周改蘄州州北有蘄水南入于江地各解云蘄春

以水隈多引舟師泝江而上希烈之將引兵循江隨

蘄菜因各引舟師泝江而上希烈之將引兵循江隨

戰去蔡山三百餘里臯乃復放舟順流而下上時掌

又翻下急攻蔡山拔之希烈兵還救之不及而敗臯

遂進拔蘄州表伊慎為蘄州刺史王鏐為江州刺史

淮寧都虞候周曾鎮邊兵馬使王玠押牙姚愔韋

清密輸欵於李勉玠府中翻愔徒李希烈遣曾與十

將康秀琳將兵三萬攻哥舒曜至襄城襄城縣漢屬

子光

襄城郡後周置汝州唐貞觀元年廢州以襄城縣屬許州貞觀八年以伊州為汝州襄城仍屬許州天寶七載復屬汝州九域志襄城縣在汝州東南一百有五十里

曾等密謀還軍襲希烈奉顏真卿為節度使使玠憺清為內應希烈知之

遣別將李克誠將驃軍三千人淮西地少馬乘驃以戰號驃子軍尤為驍

銳將即亮翻誠將音同又音如字驃落戈翻襲曾等殺之并殺玠憺及其

黨甲午詔贈曾等官始韋清與曾等約事泄不相引

故獨得免清恐終及禍說希烈請詣朱滔乞師說式芮翻

希烈遣之行至襄邑逃奔劉洽襄邑縣屬宋州劉洽時以宣武節度鎮宋

州希烈聞周曾等有變閉壁數日其黨寇尉氏鄭州

者聞之亦遁歸希烈乃上表歸咎於周曾等引兵還

蔡州上時掌翻還從宣翻蔡州治汝陽縣淮寧本鎮也希烈時自許州退還外示悔過

從順實待朱滔等之援也置顏真卿於龍興寺寺蓋在蔡

州丁酉荆南節度使張伯儀與淮寧兵戰於安州安

漢安陸地官軍大敗伯儀僅以身免亡其所持節希烈使

人以其節及俘馘示顏真卿真卿號慟投地絕而復

蘇自是不復與人言俘方無翻馘古獲翻號戶高翻復扶又翻又音如字夏

四月上以神策軍使白志貞為京城召募使募禁兵

以討李希烈志貞請諸嘗為節度觀察都團練使者

不問存沒並勒其子弟帥奴馬自備資裝從軍帥讀日率

授以五品官貧者甚苦之人心始搖史言德宗窮兵亂將作矣

上命宰相尚書與吐蕃區頰贊盟於豐邑里區頰贊

以清水之盟疆場未定不果盟是年春張鎰與吐蕃盟於清水宋白曰張

鎰與吐蕃盟文曰今國家所守界涇州西至彈箏峽山口龍州西至清水縣鳳州西至同谷縣暨劔南西

山大渡河東為漢界蕃國守備在蘭渭原會西至臨洮又東至成州抵劔南西界磨些諸蠻大渡水西南

為蕃界相息亮翻尚辰羊已未命崔漢衡入吐蕃決

翻吐從噉入聲場音亦於贊普是年二月命崔漢衡送區頰贊蓋欲與之盟

而遣之久而盟未定又命漢衡入吐蕃決於贊普此時中國疲於兵彼庚申加永平宣武河陽

都統李勉淮西招討使東都汝州節度使哥舒曜為

之副以荆南節度使張伯儀為淮西應援招討使山

南東道節度使賈耽江西節度使曹王臯為之副上督

哥舒曜進兵曜至潁橋九域志襄城縣有潁橋鎮遇大雨還保襄

城李希烈遣其將李光輝攻襄城曜擊却之五月

乙酉潁王璈薨璈女宗子乙未以宣武節度使劉

洽兼淄青招討使李晟謀取涿莫二州以絕幽魏

往來之路與張孝忠之子升雲圍朱滔所署易州刺

史鄭景濟於清苑水經注徐水出北平東涇清苑城東至高陽入于河劉昫曰清苑縣

漢之樂鄉縣屬信都國隋為清苑縣屬瀛州唐景雲元年屬冀州至宋以清苑縣為保州治所宋白曰漢

高祖訪樂毅之後得樂叔封於樂鄉高齊省仍自今易州滿城縣界移永寧縣理北城隋改為清苑縣因

滿城縣界清苑河為名累月不下滔以其司武尚書馬寔為留

守司武尚書猶天將步騎萬餘守魏營自將步騎萬

五千救清苑李晟軍大敗退保易州滔還軍瀛州張

升雲奔蒲城劉昫曰蒲城縣漢北平縣地後魏置會

晟病甚引軍還保定州考異曰燕南記曰晟與張

二月至四月滔自統馬步萬五千人救清苑四月二

日發館陶砦五月內到晟出戰不利城中又出攻晟

晟敗去滔乘勝逐晟等大破之晟奔易州染病不復

更出實錄曰庚子李晟自清苑退保易州舊晟傳曰

自正月至于五月會晟病甚不知人者數焉軍吏合

謀乃以馬輿還定州今從之實錄所云庚子蓋奏到

之日王武俊以滔既破李晟留屯瀛州未還魏橋遣

其給事中宋端趣之趣讀曰促端見滔言頗不遜滔怒使

謂武俊曰滔以熱疾暫未南還大王二兄遽有云云

滔以救魏博之故叛君棄兄如脫羶耳履不躡跟曰

二兄必相疑惟二兄所為端還報武俊自辨於馬寔

寔以狀白滔言趙王知宋端無禮於大王深加責讓

實無它志武俊亦遣承令官鄭和隨寔使者見滔謝

之時武俊等改要滔乃悅相待如初然武俊以是益

恨滔矣六月李抱真使參謀賈林詣武俊壁詐降節

動問其故林曰天子知大夫宿著誠效謂誅李及登

壇之日謂稱王撫膺顧左右曰我本徇忠義天子不

察諸將亦嘗共表大夫之志天子語使者曰朕前事

誠誤悔之無及朋友失意尚可謝况朕為四海之主

大正初四十七

乎

賈林先言武俊心事後述天子詔旨鋪陳悔過之意可謂善說矣語牛倨翻

武俊曰僕

胡人也為將尚知愛百姓况天子豈專以殺人為事

乎今山東連兵暴骨如莽

杜預曰草之生於廣野莽莽然故曰草莽莽莫朗翻

暴步卜翻又薄報翻就使克捷與誰守之僕不憚歸國但已與

諸鎮結盟胡人性直不欲使曲在已天子誠能下詔

赦諸鎮之罪僕當首唱從化諸鎮有不從者請奉辭

伐之如此則上不負天子下不負同列不過五旬河

朔定矣使林還報抱真陰相約結為武俊與抱真破走朱滔張本

庚戌初行稅間架除陌錢法時河東澤潞河陽朔方

四軍屯魏縣神策永平宣武淮南浙西荆南江泗沔

鄂湖南黔中劔南嶺南諸軍環淮寧之境

江謂江南西道泗當

作西黔音琴環音宦

舊制諸道軍出境餽仰給度支

仰牛向翻上優

恤士卒每出境加給酒肉本道糧仍給其家一人兼

三人之給故將士利之各出軍纔逾境而止

書有之威克厥

愛允濟愛克厥威允罔功德宗蓋未知此者

月費錢百三十餘萬緡常賦

不能供判度支趙贊乃奏行二法

二法即所謂稅間架及除陌錢也

所謂稅間架者每屋兩架為間上屋稅錢二千中稅

千下稅五百吏執筆握筭入人室廬計其數

史炤曰筭所以

宅資者出錢動數百緡敢匿一間杖六十賞告者錢

筭筭也其法用竹徑一分長六寸二百七十一枚而成六觚為一握

或有宅屋多而無

五十緡所謂除陌錢者公私給與及賣買每緡官留

五十錢給它物及相貿易者約錢為率買音茂敢隱錢

百杖六十罰錢二千賞告者錢十緡其賞錢皆出坐

事之家於是愁怨之聲盈於遠近 丁卯徙柳王逾

為丹王酈王邁為簡王二王皆上弟也 庚午荅蕃判官監

察御史于頔荅蕃判官因當時出使署置以為官名頔徒歷翻 與吐蕃使者

論刺沒藏至自青海刺盧達翻言彊場已定請遣區頰贊

歸國秋七月甲申以禮部尚書李揆為入蕃會盟使

入蕃命官猶荅蕃也 壬辰詔諸將相與區頰贊盟於城西李揆

有才望盧杞惡之惡烏路翻故使之入吐蕃揆言於上曰

臣不憚遠行恐死於道路不能達詔命上為之惻然

為于偽翻謂杞曰揆無乃太老杞曰使遠夷非諳練朝廷

故事者不可使疏吏翻諳烏含翻且揆行則自今年少於揆者

少詩照翻不敢辭遠使矣使疏吏翻 八月丁未李希烈將兵

三萬圍哥舒曜於襄城詔李勉及神策將劉德信將

兵救之乙卯希烈將曹季昌以隨州降尋復為其將

康叔夜所殺復扶又翻 初上在東宮聞監察御史嘉興

陸贄名嘉興漢由拳縣地吳大帝黃龍二年以其地嘉禾生改為禾興縣後避太子和名改為嘉

興縣隋廢縣唐初復置屬蘇州即位召為翰林學士韋執誼翰林志曰自太宗時名

儒學士時召草制然猶未有名號乾封以後始號北門學士少宗初置翰林待詔掌四方表疏批荅應和

文章繼以詔敕文告悉由中書多壅滯始選朝官有
 詞藝學識者入居翰林供奉別旨然亦未定名制詔
 書敕猶或分在集賢開元二十六年翰林供奉始改
 稱學士別建學士院於翰林院之南俾專內命其後
 又置東翰林院於金鑾殿之西隨上所在數問以得失時兩河用兵久不
 決兩河謂河南北賦役日滋贄以兵窮民困恐別生內變

乃上奏其略曰克敵之要在乎將得其人馭將之方

在乎操得其柄將即亮翻下同操千高翻將非其人者兵雖眾不

足恃操失其柄者將雖材不為用又曰將不能使兵

國不能馭將非止費財翫寇之弊亦有不戢自焚之

災左氏傳曰兵猶火也又曰今兩河淮西為叛亂之帥

者獨四五凶人而已四五凶人謂河北則朱滔王武俊田悅河南則李納淮西則李

希烈也帥所類翻尚恐其中或遭註誤註古賣翻又胡卦翻內蓄危疑

蒼黃失圖勢不得止況其餘眾蓋並脅從史炤曰書云脅從罔

治孔穎達疏云謂被脅從而距王命者余謂脅從者為威力所迫脅不得已而從於逆非同心為逆者也

苟知全生豈願為惡又曰無紓目前之虞或興意外

之變人者邦之本也財者人之心也其心傷則其本

傷其本傷則枝幹顛瘁矣瘁秦醉翻又曰人搖不寧事變

難測是以兵貴拙速不貴巧遲若不靖於本而務救

於末則救之所為乃禍之所起也又論關中形勢以

為王者蓄威以昭德偏廢則危居重以馭輕倒持則

悖王畿者四方之本也太宗列置府兵分隸禁衛大

凡諸府八百餘所而在關中者殆五百焉舉天下不

敵關中則居重馭輕之意明矣承平漸久武備浸微

雖府衛具存而卒乘罕習卒戡沒翻故祿山竊倒持

之柄乘外重之資一舉滔天兩京不守事見玄宗天寶十四載肅

宗至德元載尚賴西邊有兵諸牧有馬每州有糧故肅宗

得以中興中竹仲翻乾元之後繼有外虞悉師東討邊備

既弛禁戎亦空吐蕃乘虛深入為寇故先皇帝莫與

為禦避之東遊事見二百二十三卷代宗廣德元年是皆失居重馭輕

之權忘深根固柢之慮抵都禮翻又都計翻內寇則殺函失險

外侵則汧渭為戎汧口肩翻于斯之時雖有四方之師寧

救一朝之患陛下追想及此豈不為之寒心哉為于偽翻

今朔方太原之眾遠在山東謂李懷光以朔方軍馬遂以太原軍討田悅兵

不解神策六軍之兵繼出關外左右羽林左右龍武左右神策為六軍又

曰左右羽林龍武神武為六軍神策軍最盛在六軍之右時李晟哥舒曜劉德信等皆以禁兵出關討賊

儻有賊臣啗寇黠虜覷邊啗徒濫翻又徒覽翻覷七慮翻伺視也伺隙

乘虛微犯亭障此愚臣所竊憂也伺相吏翻未審陛下其

何以禦之側聞伐叛之初議者多易其事以其事為易也易弋

鼓僉謂有征無戰役不踰時計兵未甚多度費未甚

廣度徒洛翻於事為無擾於人為不勞曾不料兵連禍拏

變故難測日引月長漸乖始圖曾戶增翻拏女加翻相牽引也圖謀也

大三四廿

往歲為天下所患咸謂除之則可致升平者李正已
李寶臣梁崇義田悅是也往歲為國家所信咸謂任
之則可除禍亂者朱滔李希烈是也既而正已死李
納繼之寶臣死惟岳繼之崇義平希烈叛惟岳戮朱
滔攜攜離也然則往歲之所患者四去其三矣去羌
而患竟不衰往歲之所信今則自叛矣而餘又難保
是知立國之安危在勢任事之濟否在人勢苟安則
異類同心也勢苟危則舟中敵國也陛下豈可不追
鑒往事惟新令圖修偏廢之柄以靖人復倒持之權
以固國漢人曰秦倒持太阿授楚其柄而乃孜孜汲汲極思勞神相

吏翻徇無已之求望難必之效乎今關輔之間徵發已

甚宮苑之內備衛不全比軍皆屯苑中萬一將帥之

中又如朱滔希烈或負固邊壘誘致豺狼將即亮翻帥所類翻

誘羊或竊發郊畿驚犯城闕此亦愚臣所竊為憂者

也未審陛下復何以備之姚令言朱泚之變卒如陸贄所料復扶又翻又音如

字陛下儻過聽愚計所遣神策六軍李晟等及節將

子弟悉可追還晟成正翻節將子弟白志貞所奏遣東征者還從宣翻又音如字明

敕涇隴邠寧但令嚴備封守邠卑又翻仍云更不徵

發使知各保安居又降德音罷京城及畿縣間架等

雜稅則冀已輸者弭怨見處者獲寧見賢遍翻處昌呂翻人心

不搖邦本自固上不能用

壬戌以汴西運使崔縱

兼魏州四節度都糧料使

汴東西運使事始見上卷

潞節度使李抱真河陽節度使李芘朔方節度使李懷光四軍時並在魏州行營宋白曰建中用兵諸道行營出境者皆仰給度支謂之食出界糧又於諸軍各以基省官一人司其供億謂之糧料使余按代宗廣德初郭子儀自商州進收縱渙之子也

京師請第五琦為糧料使 崔渙者玄宗幸蜀以為相 九月丙戌神策將劉德信宣武將唐漢臣

與淮寧將李克誠戰敗於滬澗

將即亮翻滬戾古翻考異曰徐岱奉天

記曰大將唐漢臣劉德信高秉哲合統兵一萬屯于汝州三帥各領本軍城小卒衆教令不一軍進至薛店更無它路又不設支軍賊謀知之乘霧而進三帥望敵大潰戈楯資實山積馬萬餘蹄皆沒焉汝州遂陷攝刺史李元平為寇所獲賊邏兵北至彭婆今從實錄時李勉遣漢臣將兵萬

人救襄城上遣德信帥諸將家應募者三千人助之

將即亮翻又音如 勉奏李希烈精兵皆在襄城許州

字帥讀曰率下同 空虛若襲許州則襄城圍自解

去年希烈徙鎮許州則希烈必釋襄城之圍以自救 遣二將趣許州

喻翻 未至數十里上遣中使責其違詔二將狼狽而返無復斥候克誠伏

兵邀之殺傷大半漢臣奔大梁德信奔汝州希烈遊

兵剽掠至伊闕

剽匹妙翻伊闕禹所鑿春秋為戎蠻屬河 勉復遣其將李堅帥四千人助守東都

復扶又音 如字 考異曰新傳 希烈以兵絕其後堅軍不得還

作李堅華今從實錄 又音如字 汴軍由是不振襄城益危

汴皮變翻汴軍宣武兵也此時

則李勉帥永平軍方鎮表大曆十四年永平軍增
領汴潁二州徙治汴州故使史有汴軍之稱 上以諸

軍討淮寧者不相統壹庚子以舒王謨為荆襄等道

行營都元帥更名誼衡翻以戶部尚書蕭復為長史

右庶子孔巢父為左司馬諫議大夫樊澤為右司馬

自餘將佐皆選中外之望將即亮未行會涇師作亂

而止復嵩之孫也蕭嵩開元中為相巢父孔子三十七世孫

也 上發涇原諸道兵救襄城冬十月丙午涇原節

度使姚令言將兵五千至京師考異曰舊傳云令

援按奉天記曰哥舒曜表請加師上使涇州節度使

軍士冒雨寒甚多攜子弟而來冀得厚賜遺其家唯

季翻既至一無所賜丁未發至澶水詔京兆尹王翊犒

師惟糲食菜餒眾怒蹴而覆之糲盧達翻餒弋廉翻

因揚言曰吾輩將死於敵而食且不飽安能以微命

拒白刃邪聞瓊林大盈二庫夕宗時王鏐為戶口邑

錢百億寶貨稱是入百寶大盈庫以供人主宴私賞

賜之用則夕宗時已有大盈庫陸贄諫帝曰瓊林大

盈自古悉無其制傳諸耆舊之說皆云創自開元聚歛

之旨貪權飾巧求媚乃言郡國貢獻所合區分賦稅當

委於有司以給經用貢獻宜歸於天子以奉私求夕

宗悅之新置是二庫蕩心侈欲萌禍於茲迨乎失邦終

以餽寇則庫始於夕宗明矣宋白曰大盈庫內庫也
以中人主之至德中第五琦始悉以租賦進入大盈
庫天子以出納金帛盈溢不如相與取之乃擐甲張
為便故不復出
旗鼓譟還趣京城趣七令言入辭尚在禁中聞之馳

至長樂阪遇之

長樂阪在澹水西本澹坂也隋文帝惡其名取其北對長樂改曰長樂坂

亦曰長樂坡樂音洛

軍士射令言令言抱馬鬣突入亂兵呼曰

射而亦翻呼火故翻下大呼同諸君失計東征立功何患不富貴乃

為族滅之計乎軍士不聽以兵擁令言而西

自長樂坂西入

京

上遽命賜帛人二匹眾益怒射中使

射而亦翻又命中

使宣慰賊已至通化門外

通化門京城東面北來第一門程大昌曰通化門北

去丹鳳門止兩坊

中使出門賊殺之又命出金帛二十車賜

復扶百姓狼狽駭

之賊已入城喧聲浩浩不復可遏

又翻百姓狼狽駭

走賊大呼告之曰汝曹勿恐不奪汝商貨僦質矣不

稅汝間架陌錢矣

呼火故翻僦即就翻

上遣普王誼翰林學士

姜公輔出慰諭之賊已陳於丹鳳門外

陳讀陣小民聚

觀者以萬計初神策軍使白志貞掌召募禁兵東征

死亡者志貞皆隱不以聞但受市井富兒賂而補之

名在軍籍受給賜而身居市廛為販鬻司農卿段秀

實上言禁兵不精其數全少卒有患難將何待之不

聽

少詩沼翻卒讀至是上召禁兵以禦賊竟無一人

至者賊已斬關而入上乃與王貴妃韋淑妃太子諸

王唐安公主自苑北門出王貴妃以傳國寶繫衣中

以從從才用後宮諸王公主不及從者什七八初魚

朝恩既誅宦官不復典兵

事見二百二十四卷代宗大曆五年有竇文

場霍仙鳴者嘗事上於東宮至是帥宦官左右僅百

人以從帥讀曰率使普王誼前驅太子執兵以殿練翻司

農卿郭曙以部曲數十人獵苑中禁苑在京城之北東至灞水西連故

長安城南連京城北枕渭水聞蹕謁道左遂以其眾從曙暖之子儀之子

也暖曙皆郭子儀之子右龍武軍使令狐建方教射於軍中聞

之帥麾下四百人從帥讀曰率下相帥同乃使建居後為殿姜

公輔叩馬言曰朱泚嘗為涇帥見二百二十六卷元年帥所類翻坐

弟滔之故廢處京師事見上卷上年處昌呂翻心嘗怏怏臣謂陛

下既不能推心待之則不如殺之母貽後患今亂兵

若奉以為主則難制矣請召使從行上倉猝不暇用

其言曰無及矣遂行夜至咸陽飯數匕而過飯扶晚翻時

事出非意羣臣皆不知乘輿所之之性也乘繩證翻盧杞關

播踰中書垣而出白志貞王翊及御史大夫于頔中

丞劉從一戶部侍郎趙贊翰林學士陸贄吳通微等

追及上於咸陽頔頓之從父兄弟頔渠希翻之從才用翻從一

齊賢之從孫也劉齊賢祥道之子以方正為高宗所重賊入宮登含元

殿大呼曰天子已出宜人自求富遂謹譟爭入府庫

運金帛極力而止謹許元翻小民因之亦入宮盜庫物通

夕不已其不能入者剽奪於路諸坊居民各相帥自

守姚令言與亂兵謀曰今眾無主不能持久朱太尉

大三百千甲

閑居私第請相與奉之眾許諾乃遣數百騎迎泚於

晉昌里第按長安圖自京城啓夏門北入東街第二坊曰進昌坊考異曰舊泚傳作招國里

今從實錄夜半泚按轡列炬傳呼入宮居含元殿設警嚴

設鼓角以警嚴一日自稱權知六軍戊申旦泚徙居

白華殿考李晟收復京城次第白華殿蓋近光泰門內大明宮東北隅程大昌曰晟收長安亦自

白華門入諸家不載何地以晟兵所屈言之當在大明東苑之東出榜於外稱涇原

將士久處邊陲處昌不閑朝禮閑習也朝直輒入宮

闕致驚乘輿西出巡幸乘繩大尉已權臨六軍應神

策軍士及文武百官凡有祿食者悉詣行在不能往

者即詣本司若出三日檢勘彼此無名者皆斬於是

百官出見泚或勸迎乘輿泚不悅百官稍稍遁去源

休以使回紇還賞薄怨朝廷賞薄事見上卷入見泚

屏人密語移時屏必郢翻為泚陳成敗引符命勸之

僭逆為于泚喜然猶未決宿衛諸軍舉白幡降者列

於闕前甚眾降戶泚夜於苑門出兵旦自通化門入

駱驛不絕張弓露刃欲以威眾上思桑道茂之言道茂

言見二百二自咸陽幸奉天縣僚聞車駕猝至欲逃

匿山谷主簿蘇弁止之弁良嗣之兄孫也蘇良嗣武后初為相

文武之臣稍稍繼至已酉左金吾大將軍渾瑊至奉

天城素有威望眾心恃之稍安城古庚戌源休勸朱

泚禁十城門

唐都長安京城東面通化春明延興三門南面啓夏明德安化三門西延秋金

光開遠三門北光

化一門凡十門 母得出朝士朝士往往易服為傭

僕潛出休又為泚說誘文武之士使之附泚

又為于偽翻誘

翰芮

翻 檢校司空同平章事李忠臣久失兵柄太僕卿

張光晟自負其才皆鬱鬱不得志

李忠臣失兵柄見二百二十五卷代

宗大曆十四年張光晟事見二百三十六卷元年校古效翻晟成正翻

泚悉起而用之

工部侍郎蔣鎮出亡隊馬傷足為泚所得

泚且禮翻又音此

先是休以才能光晟以節義鎮以清素都官員外郎

彭偃以文學太常卿敬釭以勇略

先悉薦翻釭古皆紅翻又古雙翻

為時人所重至是皆為泚用鳳翔涇原將張廷芝段

誠諫將數千人救襄城

原將即亮翻諫將音同又音如字

未出潼關

聞朱泚據長安殺其大將隴右兵馬使戴蘭潰歸於

泚

泚先帥鳳翔涇原故二鎮之兵聞亂皆歸之潼音同使踈吏翻

泚於是自謂衆心

所歸謀反遂定以源休為京兆尹判度支

度徒洛翻 李忠

臣為皇城使

唐六典皇城在京城之中東西五里一百一十五步南

面三門中曰朱雀左曰安上右曰含光東面二門北曰延喜南曰景風西面二門北曰安福南曰順義其

中右社稷左宗廟百僚解署列乎其間唐自開元以前以城門郎掌皇城諸門開闔之節中世以後置皇

城 使百司供億六軍宿衛咸擬乘輿

乘繩

辛亥以渾瑊

為京畿渭北節度使行在都虞候白志貞為都知兵

馬使令孤建為中軍鼓角使以神策都虞候侯仲莊

為左衛將軍兼奉天防城使渾戶昆翻又戶本翻城

丁朱泚以司農卿段秀實久失兵柄見二百二十六

卷元意其必怏怏快於遣數十騎召之秀實閉門拒

之騎士踰垣入劫之以兵秀實自度不免騎奇寄翻垣于元翻

洛翻乃謂子弟曰國家有患吾於何避之當以死徇

社稷汝曹宜自求生乃往見泚泚喜曰段公來吾

事濟矣延坐問計秀實說之曰公本以忠義著聞天

下謂泚能釋鎮入朝及與今涇軍以犒賜不豐遽有

披猖使乘輿播越夫犒賜不豐有司之過也犒口到翻乘繩

天子安得知之公宜以此開諭將士示以禍

福奉迎乘輿復歸宮闕此莫大之功也將即亮翻復

如泚默然不悅泚且禮翻然以秀實與已皆為朝廷

所廢遂推心委之左驍衛將軍劉海賓涇原都虞候

何明禮孔目官岐靈岳皆秀實素所厚也朝直遙翻

段秀實鎮涇原時厚遇此三人唐藩鎮吏職使院有

孔目官軍府事無細大皆經其手言一孔一目無不

綜理也史炤曰岐姓也黃帝時有岐伯考秀實密

與之謀誅泚迎乘輿上初至奉天詔徵近道兵入援

有上言朱泚為亂兵所立且來攻城宜早修守備上

亂傷大臣心臣請以百口保其不反上亦以為然又

掌盧杞切齒言曰朱泚忠貞羣臣莫及柰何言其從

聞羣臣勸泚奉迎乃詔諸道援兵至者皆營於三十里外姜公輔諫曰今宿衛單寡防慮不可不深若泚竭忠奉迎何憚於兵多如其不然有備無患上乃悉召援兵入城盧杞及白志貞言於上曰臣觀朱泚心迹必不至為逆願擇大臣入京城宣慰以察之上以諸從臣皆畏憚莫敢行從才用翻金吾將軍吳淑獨請行上悅淑退而告人曰食其祿而違其難何以為臣吾幸託肺附淑章敬皇后弟也淑音徐呂翻難乃旦翻下同非不知往必死但舉朝無蹈難之臣使聖情慊慊耳慊慊嫌恨不足之意朝直遥翻慊苦遂奉詔詣泚泚反謀已決雖陽為受命館淑於客

省

館古玩翻

尋殺之淑湊之兄也泚遣涇原兵馬使韓旻

將銳兵三千聲言迎大駕實襲奉天

使疏吏翻將即亮翻又音如字

時奉天守備單弱段秀實謂岐靈岳曰事急矣使靈

岳詐為姚令言符令旻且還當與大軍俱發竊令言

印未至秀實倒用司農印印符募善走者追之旻至

駱驛

駱驛地名史炤曰駱谷關之驛也余按韓旻若至駱谷關之驛則已過奉天而西南矣炤說非

也但未知駱驛在何地

得符而還

還從宣翻又音如字

秀實謂同謀曰旻

來吾屬無類矣我當直搏泚殺之不克則死終不能

為之臣也乃令劉海賓何明禮陰結軍中之士欲使

應之於外

丁令翻

旻兵至泚令言大驚岐靈岳獨承其

罪而死不以及秀實等是日泚召李忠臣源休姚令

言及秀實等議稱帝事秀實勃然起奪休象笏武德初因

隋舊制五品已上執象笏三品已下前挫後直五品已上後屈自時厥後一例上圓下方曾不分別前

唾泚面大罵曰狂賊吾恨不斬汝萬段豈從汝反邪

唾吐卧翻因以笏擊泚泚舉手扞之纒中其額濺血

灑地泚與秀實相搏恟恟中竹仲翻恟許拱左右猝

愕不知所為海賓不敢進乘亂而逸忠臣前助泚泚

得匍匐脫走秀實知事不成謂泚黨曰我不同汝反

何不殺我衆爭前殺之泚一手承血一手止其衆曰

義士也勿殺秀實既死泚哭之甚哀以三品禮葬之

唐制司農卿從三品海賓縲服而逃劉海賓不能助段秀實與

翻後二日捕得殺之泚使涇原將李忠臣高昂等統

銳兵五千以襲奉天六日賊泚又令兵馬使韓旻領

馬步二千以繼之奉天記曰秀實與海賓密謀誅泚

佯入請間計事而海賓置七首於靴欲以相應為闈

者見覺秀實遽奪源休笏挺而擊之舊泚傳曰秀實

與劉海賓謀誅泚且虞叛卒之震驚法駕乃潛為賊

符追所發兵至六日兵及駱驛而回因與海賓同入

見泚為陳逆順之理而海賓於靴中取七首為其所

覺遂不得前秀實知不可以義動遽奪源休象笏挺

而擊泚秀實傳曰與海賓約事急為繼而令明禮應

於外及秀實擊泚而海賓等不至按李忠臣等若已

將五千入襲奉天則秀實雖追還旻兵無益矣又海

賓若於靴中取七首為賊所覺則登時死矣焉能復

逃若為闈者所覺亦應時被擒事跡諠著賊為之備

秀實亦不得發矣此數者皆恐難信今但取段公行

狀幸奉天錄及舊亦不引何明禮明禮從泚攻奉天

傳可信者存之

周季方

復謀殺泚亦死史終言之復扶又翻上聞秀實死恨委用不至

涕泗久之 壬子以少府監李昌巵為京畿渭南節

度使巵奴刀翻鳳翔節度使同平章事張鎰性儒緩好

修飾邊幅好呼到翻不習軍事聞上在奉天欲迎大駕具

服用貨財獻于行在後營將李楚琳為人剽悍將即亮翻

剽匹妙翻軍中畏之嘗事朱泚為泚所厚行軍司馬齊映

與同幕齊抗言於鎰曰不去楚琳必為亂首去羌呂翻鎰

命楚琳出戍隴州隴州九域志鳳翔府西至一百五十里楚琳託事不

時發鎰方以迎駕為憂謂楚琳已去矣楚琳夜與其

黨作亂鎰追城而走追馳偽翻賊追及殺之判官王沼等

皆死映自水竇出抗為傭保負荷而逃皆免荷下可翻又讀

如字考異曰舊映傳曰鎰不從映言乃示寬大召

楚琳語之曰欲令公使於外楚琳恐是夜作亂殺鎰

以應泚今從鎰傳始上以奉天迫隘欲幸鳳翔戶部尚書蕭

復聞之遽請見見賢遍翻曰陛下大誤鳳翔將卒皆朱泚

故部曲其中必有與之同惡者臣尚憂張鎰不能久

豈得以鑿輿蹈不測之淵乎上曰吾行計已決試為

卿留一日為于偽翻明日聞鳳翔亂乃止齊映齊抗皆詣

奉天以映為御史中丞抗為侍御史楚琳自為節度

使降于朱泚隴州刺史郝通奔于楚琳郝呼各翻商州

團練兵殺其刺史謝良輔 朱泚自白華殿入宣政

大三〇五七 通鑑卷一百一十八 三十三 余安

殿東內含元殿之北為宣政殿自稱大秦皇帝改元應天癸丑泚

以姚令言為侍中關內元帥李忠臣為司空兼侍中

源休為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判度支蔣鎮為吏部侍

郎樊系為禮部侍郎彭偃為中書舍人自餘張光晟

等各拜官有差立弟洎為皇太弟姚令言與源休共

掌朝政朝直遙翻下同凡泚之謀畫遷除軍旅資糧皆稟於

休休勸泚誅翦宗室在京城者以絕人望殺郡王王

子王孫九七十七人尋又以蔣鎮為門下侍郎李子

平為諫議大夫並同平章事鎮憂懼每懷刀欲自殺

又欲亡竄然性怯竟不果源休勸泚誅朝士之竄匿

者以脅其餘鎮力救之賴以全者甚眾樊系為泚撰

冊文既成仰藥而死樊系距朱泚之命不為撰冊不

大理卿膠水蔣沈詣行在為賊所得沈絕食稱病潛

竄得免沈以轉翻哥舒曜食盡弃襄城奔洛陽李希烈

陷襄城右龍武將軍李觀將衛兵千餘人從上於

奉天上委之召募數日得五千餘人列之通衢旗鼓

嚴整城人為之增氣為于偽翻姚令言之東出也涇州在西故以

救襄城為東出以兵馬使京兆馮河清為涇原留後判官河

中姚况知涇州事河清况聞上幸奉天集將士大哭

激以忠義發甲兵器械百餘車通夕輸行在通夕而行自晚

也至旦城中方苦無甲兵得之士氣大振詔以河清為

四鎮北庭行營涇原節度使况為行軍司馬 上至

奉天數日右僕射同平章事崔寧始至上喜甚撫勞

有加崔寧鎮西川有威名危難之中見其至可以鎮安人心故喜甚而撫勞加於他人勞力到翻

寧退謂所親曰主上聰明英武從善如流但為盧杞

所惑以至於此因潜然出涕潜音刪又杞聞之與王

翊謀陷之翊言於上曰臣與寧俱出京城寧數下馬

便液數所角翻便液溺也久之不至有願望意會朱

泚下詔以左丞柳渾同平章事寧為中書令渾襄陽

人也時亡在山谷翊使墊屋尉康湛詐為寧遺朱泚

書獻之遺唯杞因譖寧與朱泚結盟約為內應故獨

後至乙卯上遣中使引寧就幕下云宣密旨二力士

自後縊殺之中外皆稱其冤上聞之乃赦其家 朱

泚遣使遺朱滔書遺唯稱三秦之地指日克平大河

之北委卿除殄當與卿會于洛陽滔得書西向舞宣示軍府

移牒諸道以自誇大 上遣中使告難於魏縣行營

魏縣行營馬燧諸軍之諸將相與慟哭李懷光帥眾

赴長安為李懷光救奉天破馬燧李元各引兵歸鎮

馬燧歸太原李抱真退屯臨洛 丁巳以戶部尚書

蕭復為吏部尚書吏部郎中劉從一為刑部侍郎翰

林學士姜公輔為諫議大夫並同平章事 朱泚自

將逼奉天軍勢甚盛以姚令言為元帥泚且禮翻又音此將即亮

翻帥所類翻 考異曰奉天記十月十日賊泚自統眾攻奉天以姚令言為都統今從實錄舊泚傳張

光晟副之以李忠臣為京兆尹皇城留守仇敬忠為

同華等州節度拓東王以扞關東之師李日月為西

道先鋒經畧使晟成正翻守式又翻拓達各翻扞戶旰翻使疎吏翻華戶化翻邠寧

留後韓遊瓌慶州刺史論惟明監軍翟文秀受詔將

兵三千拒泚於便橋與泚遇於醴泉遊瓌欲還趣奉

天邠卑旻翻瓌古回翻監古街翻翟長伯翻將音同上又音如字還從宣翻又音如字趣七喻翻下同

文秀曰我向奉天賊亦隨至是引賊以迫天子也不

若留壁於此賊必不敢越我向奉天若不顧而過則

與奉天夾攻之遊瓌曰賊彊我弱若賊分軍以綴我

直趣奉天奉天兵亦弱何夾攻之有我今急趣奉天

所以衛天子也且吾士卒飢寒而賊多財彼以利誘

吾卒吾不能禁也翟文秀欲留拒賊詔旨也夾攻之說兵家常論也挾詔旨而依兵家

常論以制將帥未有不折而從之者也 微韓遊瓌持之奉天殆矣誘羊久翻遂引兵入奉

天泚亦隨至官軍出戰不利泚兵爭門欲入渾瑊與

遊瓌血戰竟日門內有草車數乘渾戶昆翻又戶本翻瑊古咸翻乘繩

證瑊使虞候高固帥甲士以長刀斫賊皆一當百帥

日曳車塞門縱火焚之塞悉則翻眾軍乘火擊賊賊乃退

會夜泚營於城東三里擊柝張火布滿原野使西明

寺僧法堅造攻具毀佛寺以為梯衝西明寺在長安城中延康坊本

隋楊素宅也梯雲梯衝衝車代宗飯僧以護國韓遊

環曰寺材皆乾薪乾音干但具火以待之固侃之夕孫

也高侃事太宗高宗為將有功泚自是日來攻城城遊環等晝夜

力戰幽州兵救襄城者聞泚反突入潼關歸泚於奉

天幽州兵即代宗時朱泚入朝詣京西防秋兵也普潤戍卒亦歸之普潤戍卒神策

也兵有眾數萬上與陸贄語及亂故深自克責贄曰致

今日之患皆羣臣之罪也上曰此亦天命非由人事

贄退上疏以為陛下志壹區宇四征不庭杜預曰不庭謂不朝

也下之事上皆成禮於庭中兇渠稽誅逆將繼亂兇渠謂田悅李納也逆將謂朱滔李希烈等也渠大也將即亮翻兵連禍結行及三年

建中二年兵端始徵師日滋賦歛日重斂力贍翻內自京

邑外洎邊陲洎其既翻行諸有鋒刃之憂居者有誅求之

困是以叛亂繼起怨黷並與非常之虞億兆同慮唯

陛下穆然凝邃獨不得聞至使兇卒鼓行白晝犯闕

豈不以乘我間隙因人攜離哉間古翻陛下有股肱之

臣有耳目之任有諫諍之列有備衛之司見危不能

竭其誠臨難不能效其死難乃日翻臣所謂致今日之患

羣臣之罪者豈徒言歟聖旨又以國家興衰皆有天

運通鑑卷三十一

命臣聞天所視聽皆因於人書曰天視自我民聽故祖

伊責紂之辭曰我生不有命在天武王數紂之罪曰

乃曰吾有命罔懲其侮並見尚書數所具翻此又捨人事而推

天命必不可之理也易曰視履考祥履卦上九爻辭王弼曰禍福之

祥生於所履處履之極履道成矣故可以視履而考祥又曰吉凶者失得之象

易大傳此乃天命由人其義明矣然則聖哲之意六

經會通皆謂禍福由人不言盛衰有命蓋人事理而天

命降亂者之有也人事亂而天命降康者亦未之有也

鄭玄曰降康者下平安之福自頃征討頻頻刑網稍密物力耗竭

人心驚疑如居風濤洶洶靡定上自朝列朝直下達

蒸黎日夕族黨聚謀咸憂必有變故旋屬涇原叛卒

果如衆庶所虞屬之欲翻京師之人動逾億計固非

悉知筭術皆曉占書則明致寇之由未必盡關天命

臣聞理或生亂亂或資理理治也唐人避高宗諱皆以治為理有以無

難而失守有因多難而興邦難乃且翻今生亂失守之事

則既往而不可復追矣復扶又翻其資理興邦之業在陛

下克勵而謹脩之何憂乎亂人何畏於厄運勤勵不

息足致升平豈止盪滌妖氛旋復宮闕而已 田悅

說王武俊使與馬寔共擊李抱真於臨洛魏縣行營既散李抱

真退屯臨洛說式芮翻抱真復遣賈琳說武俊曰臨

下林說因說復說同大三四四十二 通三五五三二八

洛兵精而有備未易輕也復扶又翻今戰勝得地則

利歸魏博不勝則恒冀大傷易定滄趙皆大夫之故

地也時張孝忠據易定滄康日知據趙州不如先取之武俊乃辭悅與

馬寔北歸壬戌悅送武俊於館陶九域志館陶在元城北四十五里

執手泣别下至將士贈遺甚厚先是武俊召回紇兵

使絕李懷光等糧道遺于季翻懷光等已西去而回

紇達干將回紇千人雜虜二千人適至幽州北境朱

滔因說之將即亮翻說式為翻下欲與俱詣河南取東都應接

朱泚許以河南子女賂之滔娶回紇女為側室回紇

謂之朱郎且利其俘掠許之賈林復說武俊曰復扶又翻

自古國家有患未必不因之更興况主上九葉天子

自高祖太宗高宗中宗睿宗聰明英武天下誰肯捨

之共事朱泚乎滔自為盟主以來輕蔑同列河朔古

無冀國冀乃大夫之封域也滔稱冀王蓋奄禹跡冀州之域以自大而王武

俊巡屬有冀州故林以是間之今滔稱冀王又西倚其兄泚者北引

回紇其志欲盡吞河朔而王之大夫雖欲為之臣不

可得矣田悅之間王武俊朱滔與賈林之說王武俊者同一利害耳人惟趨利而避害故說行非

有它巧也且大夫雄勇善戰非滔之比又本以忠義手誅

叛臣謂殺李惟岳也當時宰相處置失宜處昌呂翻為滔所誑誘

故蹉跌至此蹉倉何翻不若與昭義併力取滔其勢

必獲滔既亡則泚自破矣此不世之功轉禍為福之道也今諸道輻湊攻泚不日當平天下已定大夫乃悔過而歸國則已晚矣時武俊已與滔有隙因攘袂作色曰二百年天子吾不能臣豈能臣此田舍兒乎遂與抱真及馬燧相結約為兄弟然猶外事滔禮甚謹與田悅各遣使見滔於河間瀛州治河間縣賀朱泚稱尊號且請馬寔之兵共攻康日知於趙州汝鄭應援使劉德信將子弟軍在汝州是年四月募諸嘗為節帥奴馬從軍使劉德信將之以救襄城聞難引兵入援難乃旦翻與泚眾戰于見子陵破之新書本紀作思子陵水經注闕鄉縣西皇天原上有漢武帝思子墓又漢

薄太后陵在霸陵之南近文帝陵故薄太后曰南望吾子北望吾夫故俗呼為見子陵也以東渭

橋有轉輸積粟癸亥進屯東渭橋程大昌曰東渭橋在萬年縣北五十

里灞水合渭之地朱泚夜攻奉天東西南三面甲子渾瑊

力戰却之左龍武大將軍呂希倩戰死乙丑泚復攻

城復扶又翻將軍高重捷與泚將李日月戰於梁山之隅

破之梁山在奉天城北五里乾陵在焉直龍翻乘勝逐北身先士卒先

薦賊伏兵擒之其麾下十餘人奮不顧死追奪之賊

不能拒乃斬其首棄其身而去麾下收之入城上親

撫而哭之盡哀結蒲為首而葬之贈司空朱泚見其

首亦哭之曰忠臣也束蒲為身而葬之李日月泚之

驍將也戰死於奉天城下泚歸其尸於長安厚葬之
其母竟不哭罵曰奚奴國家何負於汝而反死已晚
矣及泚敗賊黨皆族誅獨日月之母不坐已已加渾
城京畿渭南北金商節度使 壬申王武俊與馬寔
至趙州城下 初朱泚鎮鳳翔遣其將牛雲光將幽
州兵五百人戍隴州宋白曰後魏分涇岐之地置東
秦州大統十七年改為隴州因
隴山以隴右營田判官韋臯領隴右留後考異曰
奉天記作
鳳翔節度判官今從實錄及郝通奔鳳翔李楚琳作亂郝通
自隴州奔歸之牛雲
光詐疾欲俟臯至伏兵執之以應泚事泚帥其眾奔
泚至汧陽汧陽縣屬隴州九域志在州東
六十里帥讀曰率汧口有翻遇泚遣中

使蘇玉齋詔書加臯中丞玉說雲光曰說式
丙翻韋臯書

生也君不如與我俱之隴州臯幸而受命乃吾人也

不受命君以兵誅之如取孤犵耳犵與豚同
豕子也雲光從

之臯從城上問雲光曰鄉者不告而行今而復來何

也復扶又
翻下同雲光曰鄉者未知公心今公有新命謂朱
泚加

臯中丞
之命也故復來願託腹心臯乃先納蘇玉受其詔書

謂雲光曰大使苟無異心請悉納甲兵使城中無疑

眾乃可入雲光以臯書生易之易以鼓
翻輕易乃悉以甲兵

輸之而入明日臯宴玉雲光及其卒於郡舍伏甲誅

之築壇盟將士曰李楚琳賊虐本使本使謂張鎰也
李楚琳鎰之部

另格工行手一之末
上同後後臣少一

說日言者

曲將而殺鎰隴州鳳翔巡屬也
從逆故云然言李楚琳既虜殺
其帥安能恤請命於
隴州將士乎行在所
宜相與討之遣兄平弁詣奉天
求援於吐蕃恐朱泚遣兵攻之
引吐蕃以為援

據三行二十四字宋本校十六葉半補二十三字及十三字

貞慎瀛諺境境進驚豈曙街於德恒為字不成四月初四

據宋十一行廿一字本校同前校者以誠之

據孔天盾本校戊辰八月廿八日午後霜根字人天津北郊信舍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二十八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二十九

章武山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太中大夫提舉高山崇福宮上柱國河內郡開

國公食邑二千二百戶食實封玖伯戶賜紫金魚袋臣司馬光奉

勅編集

後學 天台 胡三省 音註

唐紀四十五

起昭陽大淵獻十一月盡閏逢困敦正月不滿一年始癸亥十一月終甲

子正月一卷所紀財三月耳

德宗神武聖文皇帝四

建中四年十一月乙亥以隴州為奉義軍擢臯為節度使泚又使中使劉海廣許臯鳳翔節度使臯斬之

曲將而殺鎰隴州鳳翔巡屬也既不事上安能恤下言李楚琳既虜殺
從逆故云然其帥安能恤宜相與討之遣兄平弁詣奉天請命於
隴州將士乎復遣使求援於吐蕃
引吐蕃以為援

據三行二十四字宋本校十六景半補二十二字五字改十三字

貞慎瀛諫境境遠驚夢曙街於德恒為字不成四月初四

據宋十一行廿一字本校同前校者以口識之

據孔天盾本校戊辰八月廿八日午後霜根字人天津北郊信舍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二十八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二十九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大中大夫提舉嵩山崇福宮上柱國河內郡開

國公食邑二千二百戶食實封致伯戶賜紫金魚袋臣司馬光奉

勅編集

後學 天台 胡三省 音註

唐紀四十五

起昭陽大淵獻十一月盡闕逢困敦正月不滿一年始癸亥十一月終甲

子正月一卷所紀財三月耳

德宗神武聖文皇帝四

建中四年十一月乙亥以隴州為奉義軍擢臯為節度使泚又使中使劉海廣許臯鳳翔節度使臯斬之

史言韋臯以此發身使踈吏翻泚且禮翻

靈武留後杜希全鹽州刺史

戴休顏夏州刺史時常春會渭北節度使李建徽合

兵萬人入援靈武節度使治靈州夏州治朔方縣鹽州治五原縣皆鄰境相接渭北節度使

本治坊州時徙治鄜州夏戶雅翻將至奉天上召將相議道所從出

關播渾瑊曰漠谷道險狹召將即亮翻相息亮翻渾瑊

翻漠谷在奉天城西恐為賊所邀不若自乾陵北過附柏城

而行山陵樹柏成行以遮迺陵寢故謂之柏城宋白曰唐諸陵皆栽柏環之貞元六年十一月敕諸

陵柏城四面各三里內不得安葬過古禾翻又古卧翻營於城東北雞子堆與

城中掎角相應蟻居且分賊勢盧杞曰漠谷遼近若

為賊所邀則城中出兵應接可也儻出乾陵恐驚陵

寢瑊曰自泚城斬乾陵松柏以夜繼晝其驚多矣

今城中危急諸道救兵未至惟希全等來所繫非輕

若得營據要地則泚可破也杞曰陛下行師豈比逆

賊若令希全等過之是自驚陵寢泚且禮翻又音此令力丁翻上

乃命希全等自漠谷進丙子希全等軍至漠谷果為

賊所邀乘高以大弩巨石擊之死傷甚眾城中出兵

應接為賊所敗是夕四軍潰退保邠州泚閱其輜重

於城下從官相視失色自兩河兵興以至乘輿播遷盧杞之言無一不誤國而德

宗信之如故庸昏甚矣敗補邁翻從才用翻邠休顏

甲旻翻泚且禮翻又音此輜在持翻重直用翻夏州人也夏戶雅翻泚攻城益急穿塹環之泚移帳於乾

大... 卷... 三...

陵下視城中動靜皆見之時遣使環城慙七艷翻使

宦招誘士民笑其不識天命誘音神策河北行營

節度使李晟疾愈前年五月李晟疾甚自易州還聞

上幸奉天帥眾將奔命帥讀張孝忠迫於朱滔王武

俊倚晟為援不欲晟行數沮止之數所角翻晟乃留

其子憑使娶孝忠女為婦又解玉帶賂孝忠親信使

說之說式孝忠乃聽晟西歸遣大將楊榮國將銳兵

六百與晟俱晟引兵出飛狐道晝夜兼行至代州沈

中曰北岳常岑謂之大茂山者是也半屬契丹以大

茂山脊為界飛狐路在茂之西自銀冶寨北出倒馬

關度虜界却自石門子令水鋪入餅形梅回兩寨之

間至代州今此路已不通惟比寨西出承天關路可

至河東然路極峭狹按存中所謂丁丑加晟神策行

地界乃石晉與契丹所分地界也

營節度使史言李晟前只節度河北神策出征兵行

此其所以得王武俊馬寔攻趙州不克辛巳寔歸

瀛州武俊送之五里犒贈甚厚武俊亦歸恒州恒戶

上之出幸奉天也陝虢觀察使姚明敷陝失冉翻

以軍事委都防禦副使張勸去詣行在勸募兵得數

萬人甲申以勸為陝虢節度使朱泚攻圍奉天經

月是年十月上出奉天繞至奉天數日城中資糧俱

盡上嘗遣健步出城覘賊健步今之急脚子其人懇

以苦寒為辭跪奏乞一襦袴襦袴短衣上為之尋求不

獲爲于竟憫默而遣之憫者矜其寒默也時供御纔有

糲米二斛每伺賊之休息夜緝人於城外采蕪菁根

而進之本草曰蕪菁及蘆菔南北通有之蕪菁即蔓菁蘆菔即蘿蔔也陶隱居云蘆菔是今溫菘

其根可食葉不中噉蕪菁根乃細於溫菘而葉似菘好食日華子曰梗長葉瘦高者爲菘闊厚短肥而庫

及梗細者爲蕪菁葉也陸佃埤雅曰舊說菘菜北種初年半爲蕪菁二年菘種都絕蕪菁南種亦然菘之

不生北土猶橘柚之變於淮北矣蕪菁似菘而小有臺一名封一名須史炤曰本草注云蕪菁北人又名

蔓菁根葉及子乃是菘類詩云采封采非疏云陸璣云封蕪菁幽州人或謂之芥方言云豐堯蕪菁也陳

楚謂之封齊魯謂之堯關西謂之蕪菁趙魏之部謂之大芥糲蘆達翻伺相吏翻緝馳偽翻上召

公卿將吏謂曰朕以不德自陷危亡固其宜也公輩

無罪宜早降以救室家降戶羣臣皆頓首流涕期盡

死力故將士雖困急而銳氣不衰上之幸奉天也糧

料使崔縱勸李懷光令入援崔縱爲魏縣行營糧料使懷光從之

縱悉斂軍資與懷光備來懷光晝夜倍道至河中力

疲休兵三日河中尹李齊運傾力犒宴犒口軍尚欲

遷延崔縱先輦貨財度河謂衆曰至河西悉以分賜

開元八年析河東縣自蒲津以西爲河西縣衆利之西屯蒲城有衆五萬

齊運憚之孫也蔣王憚太宗子李晟行且收兵亦自

蒲津濟軍於東渭橋其始有卒四千晟善於撫御與

士卒同甘苦人樂從之晟成正翻旬月間至萬餘人

神策兵馬使尚可孤討李希烈將三千人在襄陽自

武關入援軍于七盤使疎吏翻將即亮翻又音敗泚

將仇敬仇敬即仇敬忠此因遂取藍田可孤宇文部

之別種也種章勇翻鎮國軍副使駱元光肅宗上元元年置鎮國軍於華

州其先安息人駱奉先養以為子將兵守潼關近十

年為眾所服潼音童近朱泚遣其將何望之襲華州

刺史董晉棄州走行在華戶化翻下同走音奏望之據其城將

聚兵以絕東道元光引關下兵襲望之走還長安從

宣翻又音如字元光遂軍華州召募士卒數日得萬餘人泚

數遣兵攻元光泚且禮翻又音元光皆擊却之賊由

是不能東出上即以元光為鎮國軍節度使鎮國軍節度治

華州元光乃將兵二千西屯昭應馬燧遣其行軍司馬

王權及其子彙將兵五千人入援屯中渭橋燧音遂彙于季

翻宋敏求長安志引三輔黃圖曰渭水貫都以象天

漢橫橋南度以法牽牛蓋指此之中橋而為若言也

橋之廣至及六丈其柱之多至於七百五十約其地

望即唐太極宮之西而太倉之北也程大昌曰此橋

舊止單名渭橋水經叙渭曰水上有梁謂之橋者是

也後世加中以冠橋上者為長安之西別有便門橋

度渭萬年縣之東更有東渭於是泚黨所據惟長安

而已援軍遊騎時至望春樓下李忠臣等屢出兵皆

敗求撥於泚泚恐民間乘弊抄之望春樓近長樂城臨廣運潭玄宗所

乃急攻奉天使僧法堅造雲梯高廣各數丈高居傲

抄楚交翻所遣兵皆晝伏夜行泚內以長安為憂翻廣古

曠翻近世學者多各以音如字讀之考異曰裏以劇談錄曰高九十餘尺下瞰城中今從實錄

兕革史炤曰兕色如野牛而青一說雌犀也余按山

冒鼓聲震百里其說固誕矣國語叔向曰唐叔殪兕

以爲大甲周官考工記犀甲壽百年兕甲壽二百年

則兕甲固堅於犀甲矣左傳宋華元之言曰犀兕尚多

雲梯以兕革不過用下施巨輪上容壯士五百人城

中望之恐懼上以問羣臣渾瑊侯仲莊對曰臣觀雲

梯勢甚重重則易陷凶許拱翻渾戶昆翻又戶臣請

迎其所來鑿地道積薪蓄火以待之神武軍使韓澄

曰開元二十六年分左右羽林雲梯小伎不足上勞

聖慮伎渠臣請禦之乃度梯之所僦度徒洛翻僦桑

曰攻城攻其所廣城東北隅三十步多儲膏油松脂

薪葦於其上丁亥泚盛兵鼓譟攻南城韓遊瓌曰此

欲分吾力也乃引兵嚴備東北戊子北風甚迅課則

泚推雲梯推吐上施濕氈懸水囊載壯士

攻城翼以輓輶輓扶云翻輶於云翻輶輶攻城車也

置人其下抱薪負土填塹而前矢石火炬所不能傷

賊併兵攻城東北隅矢石如雨城中死傷者不可勝

數塹七艷翻賊已有登城者上與渾瑊對泣羣臣惟

仰首祝天上以無名告身自御史大夫實食五百戶

以下千餘通授瑊無名告身即空名告身有功者則

使募敢死士禦之仍賜御筆使視其功之大小書名

給之告身不足則書其身謂若立功者多所給告身千餘通酬功而不足則書

陳前所喝轉階勳於其身以為照驗出給告身且曰今便與卿別期望渾城死戰也

城俯伏流涕上拊其背歔歔不自勝虛歔許既翻又

音希勝音升時士卒凍餒又乏甲冑城撫諭激以忠義皆

鼓譟力戰城中流矢課則竈翻中竹仲翻進戰不輟初不言痛

會雲梯輾地道一輪偏陷不能前却展翻地地道者渾

城等所鑿以迎雲梯者也火從地中出火亦渾城等所蓄以待雲梯者風勢亦回

城上人投葦炬散松脂沃以膏油謹呼震地謹許元翻須

臾雲梯及梯上皆為灰燼臭聞數里問音賊乃引退

紀系十一行廿一字宗
本有人字与皆字同
刊一板

於是三門皆出兵時朱泚攻奉天城東南北三面故三門皆出兵與戰太子親

督戰賊徒大敗死者數千人將士傷者太子親為裹

瘡將即亮翻為于偽翻入夜泚復來攻城泚且禮翻又音此復扶又翻又音如字

矢及御前三步而墜上大驚李懷光自蒲城引兵趣

涇陽趣七喻翻並北山而西並讀日傍步浪翻先遣兵馬使張韶

微服間行詣行在間古覓翻下得間同藏表於蠟丸韶至奉天

值賊方攻城見韶以為賤人驅之使與民俱填塹韶

得間踰塹抵城下呼曰我朔方軍使者也塹七艷翻呼火故翻

使疏城上人下繩引之比登比必利及也身中數十矢竹中

仲得表於衣中而進之上大喜昇韶以徇城四隅歡

亂事復經後
之後

聲如雷

昇音余 又 羊茹翻

癸巳懷光敗泚兵於灋泉

敗補泚 邁翻

聞之懼引兵遁歸長安眾以為懷光復三日不至則

城不守矣

史言李懷光解奉天之圍不為無功泚且禮翻又音此

泚既退從臣

皆賀從才用翻汴滑行營兵馬使賈隱林進言陛下性太

急不能容物若此性未改雖朱泚敗亡憂未艾也上

不以為忤甚稱之

使疏吏翻汴皮變翻使德宗果能以此心而受諫何至追仇陸贄之

盡言乎忤 五故翻

侍御史萬俟著開金商運路

萬當作勿莫 比翻俟渠之

翻方俟虜復姓也開金商運路轉江淮財賦以至奉天

重圍既解龍重直翻諸道貢

賦繼至用度始振朱泚至長安但為城守之計時遣

人自城外來周走呼曰

呼火故翻

奉天破矣欲以惑眾泚

既據府庫之富不愛金帛以悅將士公卿家屬在城

者皆給月俸

將即亮翻 俸扶用翻

神策及六軍從車駕及哥舒

曜李晟者泚皆給其家糧加以繕完器械日費甚廣

及長安平府庫尚有餘蓄見者皆追怨有司之暴斂

焉

以此觀之趙贄輩不足責也杜佑判度支安能逃其罪乎斂力贍翻

或謂泚曰陛下

既受命唐之陵廟不宜復存

復扶又翻

泚曰朕嘗北面事

唐豈忍為此又曰百官多缺請以兵脅士人補之泚

曰強授之則人懼

強其兩翻

但欲仕者則與之何必叩戶

拜官邪

邪音耶

泚所用者惟范陽神策團練兵

團練兵即團結

兵事見二百二十五卷代宗大曆十二年涇原卒驕皆不為用但守其所

六二五二十五

通鑑卷二百二十五

升高

掠資貨不肯出戰又密謀殺泚不果而止李懷光性

粗疎泚且禮翻又音自山東來赴難自魏縣行營來

之縣屬魏州其地在河山數與人言盧杞趙贊白志貞

之東難乃旦翻下同且曰天下之亂皆此曹所為也吾見上

當請誅之既解奉天之圍自矜其功謂上必接以殊

禮禮絕百僚或說王翊趙贊曰說式芮翻懷光緣道

憤歎以為宰相謀議乖方乖方猶言度支賦歛煩重

京尹犒賜刻薄致乘輿播遷者三臣之罪也宰相指

支指趙贊京尹指王翊度徒盧杞度今懷光新立大功上必

披襟布誠詢得失使其言入豈不殆哉殆危翊贊以

告盧杞杞懼從容言於上曰從千容懷光勲業社稷

是賴賊徒破膽皆無守心若使之乘勝取長安則一

舉可以滅賊此破竹之勢也今聽其入朝必當賜宴

留連累日使賊入京城得從容成備恐難圖矣上以

為然懷光矜功厚望其上而求逞其欲德宗欲速逼

闔於其間是以雖急於平賊而詔懷光直引軍屯便

橋與李建徽李晟及神策兵馬使楊惠元刻期共取

長安懷光自以數千里竭誠赴難破朱泚解重圍而

咫尺不得見天子意殊怏怏晟成正翻使疏吏翻難

此重直龍翻怏於兩翻曰吾今已為姦臣所排事可知矣遂引

升高

兵去至魯店

魯店在奉天東南咸陽陳濤斜西北

留二日乃行為李懷光反與

朱泚連兵張本

劍南西山兵馬使張朮以所部兵作亂入

成都

使疏吏翻劍南宿重兵於西山以備吐蕃崔寧以是兵殺郭英义張朮以是兵逐張延賞朮敷

西川節度使張延賞棄城奔漢州

武后垂拱二年分益州置漢州

九域志成成都北至漢州九十五里

鹿頭戍將叱干遂等討之

鹿頭關在漢州

德陽縣劉昫曰成都北一百五十里有鹿頭山扼兩川之要將即亮翻叱尺栗翻

斬朮及其

黨延賞復歸成都

淮南節度使陳少遊將兵討李

希烈屯盱眙

盱眙漢縣唐初屬楚州建中四年度屬泗州少始照翻盱音吁眙音怡

聞

朱泚作亂歸廣陵修塹壘繕甲兵浙江東西節度使

韓滉閉關梁禁馬牛出境築石頭城穿井近百所繕

館第數十修塢壁

泚且禮翻又音此塹七艷翻滉呼廣翻近其斬翻通俗文營居曰塢

壁壘也釋名曰壁辟也所以辟禦寇盜也

起建業抵京峴

京峴山在潤州州治東五里峴

戶蹇

樓堞相屬

屬之欲翻聯屬也堞達協翻

以備車駕度江且自

固也少遊發兵三千大閱於江北滉亦發舟師三千

曜武於京江以應之

大江逕京口城北謂之京江

鹽鐵使包佶

乙有錢帛八百萬將輸京師

陳少遊以為賊據長安

未期收復

言收復未欲彊取之

彊如佶不可少遊欲

殺之信懼匿妻子於案牘中急濟江少遊悉收其錢

帛

考異曰奉天記曰佶以財幣一百八十萬欲轉輸入城少遊彊收之今從舊傳

佶有守

財卒三千少遊亦奪之佶纔與數十人俱至上元復

為韓滉所奪

上元縣時帶昇州宋白曰上元縣晉江寧縣地貞觀七年移還舊郭即今所置

縣也九年改為江寧縣玄宗置昇州因縣宇為州城縣元治鳳皇山南今移治會府時包佶蓋在楊子廵

院也史言天子播遷藩鎮阻兵陵轢王人復扶又翻時南方藩鎮各閉境自守

惟曹王臯數遣使間道貢獻曹王臯時節度江南西道史言曹王臯悉心於

帝室數所角翻使李希烈攻逼汴鄭江淮路絕朝貢

皆自宣饒荆襄趣武關汴皮變翻朝直遙臯治郵驛

平道路由是往來之使通行無阻此謂江浙往來之使治直之翻郵音

尤上問陸贄以當今切務贄以鄉日致亂由上下

之情不通勸上接下從諫乃上疏上時掌翻其略曰

臣謂當今急務在於審察羣情若羣情之所甚欲者

陛下先行之所甚惡者陛下先去之

此即子孟子所欲與之聚之所惡

勿施之意惡烏路

欲惡與天下同而天下不歸者自

古及今未之有也夫理亂之本繫於人心

夫音况乎

當變故動搖之時在危疑向背之際

背蒲翻人之所歸

則植

植立也

人之所去則傾陛下安可不審察羣情同

其欲惡使億兆歸趣以靖邦家乎

趣嚮也此誠當今之

所急也又曰頃者竊聞輿議

輿眾也頗究羣情四方則

患於中外意垂百辟又患於君臣道隔郡國之志不

達於朝廷朝廷之誠不升於軒陛上澤闕於下布下

情壅於上聞實事不必知知事不必實上下否隔於

情壅於上聞實事不必知知事不必實上下否隔於

其際真偽雜糅於其間

朝直遙翻否皮

聚然翬翬騰

謗籍籍欲無疑阻其可得乎又曰總天下之智以助

聰明順天下之心以施教令則君臣同志何有不從

遠邇歸心孰與為亂又曰慮有愚而近道

近其事

事有

要而似迂疏奏旬日上無所施行亦不詰問

詰去吉翻

贊

又上疏

上疏音並同前

其略曰臣聞立國之本在乎得眾得

眾之要在乎見情

言洞見人情也

故仲尼以謂人情者聖王

之田

記禮運以為仲尼之言

言理道所生也

理道猶言治道也唐人避高宗諱率

以治為理

又曰易乾下坤上曰泰坤下乾上曰否損上益

下曰益損下益上曰損夫天在下而地處上於位垂

矣而反謂之泰者上下交故也君在上而臣處下

否皮

鄙翻下同夫音扶處昌呂翻

於義順矣而反謂之否者上下不交

故也上約已而裕於人人必說而奉上矣

說讀曰悅

豈不

謂之益乎上蔑人而肆諸己人必然而叛上矣豈不

謂之損乎

陸贄此言深究否泰損益之義誠足以箴砭德宗之失

又曰舟即君

道水即人情舟順水之道乃浮違則沒君得人之情

乃固失則危是以古先聖王之居人上也必以其欲

從天下之心而不敢以天下之人從其欲

祖左傳臧文仲所謂

以欲從人則可以人從欲鮮濟之語之意

又曰陛下憤習俗以妨理

理治也言

德宗憤強藩之跋扈習以成俗有妨為治

任削平而在躬以明威照臨以

嚴法制斷

亂翻

流弊自久浚恒太深

易恒之初六曰浚恒貞凶無攸

利象曰浚恒之凶始求深也王弼注曰始求深者求深窮底令物無餘蘊漸以至此人猶不堪而况始求深者乎以此為恒無所施而利也遠者驚疑而阻命逃死之禍作近

者畏懾而偷容避罪之態生

躡質涉翻

君臣意乖上下情

隔君務致理而下防誅吏臣將納忠又上慮欺誕此

語亦深中當時君臣之病誕妄也

故睿誠不布於羣物物情不達於

睿聰臣於往年曾任御史

德宗初年陸贄為監察御史

獲奉朝謁

僅欲半年

朝直遙翻

陛下嚴邃高居未嘗降旨臨問

此可見

德宗初年臨朝氣象

羣臣跼蹐趨退

跼音局蹐音脊

亦不列事奏陳軒

陛之間且未相諭宇宙之廣何由自通雖復例對使

臣別延宰輔

復扶又翻又音如字使疏吏翻例對使臣謂功臣節度及諸軍使待制者得隨

例以次對也別延宰輔謂朝謁之外

既殊師錫

書堯典師

錫帝曰孔安國注云師衆也錫與也

且異公言未行者則戒以樞密勿

論已行者又謂之遂事不諫

論語載孔子責宰我之言

漸生拘礙

動涉猜嫌由是人各隱情以言為諱至於變亂將起

億兆同憂獨陛下恬然不知方謂太平可致

德宗致亂之事

誠如陛下以今日之所覩驗往時之所聞孰真孰虛

何得何失則事之通塞備詳之矣

塞悉則翻

人之情偽盡

知之矣上乃遣中使諭之曰朕本性甚好推誠

好呼到翻

亦能納諫將謂君臣一體全不隄防緣推誠不疑多

被姦人賣弄今所致患害朕思亦無它其失反在推

誠此德宗猜防之心發於言而不能自掩者也被皮義翻又諫官論事少能慎

密例自矜術少詩沼翻術音炒歸過於朕以自取名朕從即

位以來見奏對論事者甚多大抵皆是雷同道聽塗

說孔子有言道聽而塗說德之棄也馬融注曰謂聞於道路則傳而說之試加質問遽

即辭窮若有奇才異能在朕豈惜拔擢朕見從前已

來事祗如此所以近來不多取次對人言次對人數取用其言或曰取次唐人語也亦非倦於接納卿宜深悉此意悉詳

贄以人君臨下當以誠信為本諫者雖辭情鄙拙亦

當優容以開言路若震之以威折之以辯則臣下何

敢盡言乃復上疏折之舌翻復扶又翻上時掌翻疏所據翻其略曰天子

之道與天同方天不以地有惡木而廢發生天子不

以時有小人而廢聽納又曰唯信與誠有失無補言

君所為有失於誠信則無補於治道一不誠則心莫之保一不信則言

莫之行陛下所謂失於誠信以致患害者臣竊以斯

言為過矣又曰馭之以智則人詐示之以疑則人偷

上行之則下從之上施之則下報之施式鼓翻或讀如字若誠

不盡於已而望盡於人眾必怠而不從矣不誠於前

而曰誠於後眾必疑而不信矣是知誠信之道不可
斯須而去身願陛下慎守而行之有加恐非所以為

悔者也因德宗之言以為失在推誠故陸贄又曰臣

聞仲虺贊揚成湯不稱其無過而稱其改過書仲虺

惟王改過不吝吉甫歌誦周宣不美其無闕而美其補

闕詩丞民曰衮職有闕惟仲山甫補之是則聖賢之

意較然著明惟以改過為能不以無過為貴蓋為人

之行已必有過差蓋為于偽翻上智下愚俱所不免智者

改過而遷善愚者恥過而遂非遷善則其德日新遂

非則其惡彌積又曰諫官不密自矜信非忠厚其於

聖德固亦無虧陛下若納諫不違則傳之適足增美

陛下若違諫不納又安能禁之勿傳陸贄告君之言可謂深切著明

又曰侈言無驗不必用德宗之信裴延齡以侈言也質言當理不

必違德宗之罷柳渾以質言也當丁浪翻辭拙而效速者不必愚如蕭復之

諫幸鳳翔是也言甘而利重者不必智趙贊寶滂之苛征重斂是也是皆

考之以實慮之以終其用無它唯善所在又曰陛下

所謂比見奏對論事皆是雷同道聽塗說者比毘至翻臣

竊以衆多之議足見人情必有可行亦有可畏恐不

宜一槩輕侮而莫之省納也省悉景翻察也陛下又謂試加

質問即便辭窮臣但以陛下雖窮其辭而未窮其理

能服其口而未服其心但以若依上文作竊又曰為

下者莫不願忠為上者莫不求理然而下每苦上之

不理上每苦下之不忠若是者何兩情不通故也下
之情莫不願達於上上之情莫不求知於下然而下
恒苦上之難達上恒苦下之難知恒戶登翻若是者何九
弊不去故也所謂九弊者上有其六而下有其三好
勝人好呼到翻下同恥聞過騁辯給眩聰明厲威嚴恣彊愎
愎符逼翻很也此六者君上之弊也諂諛顧望畏愞漢奴亂翻此
三者臣下之弊也上好勝必甘於佞辭上恥過必忌
於直諫如是則下之諂諛者順掩而忠實之語不聞
矣上騁辯必勦說而折人以言勦初交翻又初教翻
未竟勦絕其說而伸已之說也折之舌翻上眩明必臆度而虞人以詐度

洛翻以胃臆之見料度人如是則下之顧望者自便而切磨之辭
不盡矣上厲威必不能降情以接物上恣愎必不能
引咎以受規如是則下之畏愞者避辜而情理之說
不申矣夫以區域之廣大生靈之衆多宮闕之重深
夫音扶重直龍翻高卑之限隔自黎獻而上獲覩至尊之光
景者踰億兆而無一焉黎獻衆賢也就獲覩之中得接言
議者又千萬不一幸而得接者猶有九弊居其間則
上下之情所通鮮矣鮮息淺翻上情不通於下則人或下
情不通於上則君疑疑則不納其誠惑則不從其令
誠而不見納則應之以悖令而不見從則加之以刑

下悖上刑不敗何待悖浦內翻是使亂多理少從古

以然少始紹翻或謂從古以然當作從古而然今觀

下悖上刑故也以之謂古至今亂多治少者正以

與而詳義相去遠矣又曰昔趙武咄咄而為晉賢臣

晉趙文子各武其言咄咄然如不出其口為晉正卿

翻絳侯木訥而為漢元輔日絳侯事見漢文帝紀程氏

然則口給者事或非信辭屈者理或未窮人之難知

堯舜所病書皋陶曰在知人在安胡可以一訓一詰

而謂盡其能哉詰去吉翻以此察天下之情固多失實以

此輕天下之士必有遺才德宗所以成段平又曰諫

者多表我之能好諫者直示我之能賢下諫者之狂

誣明我之能極言納諫之美以誘

掖其君好呼到翻是則人君與諫者交相益之道也諫者有

爵賞之利君亦有理安之利諫者得獻替之名君亦

得采納之名然猶諫者有失中而君無不美唯恐讜

言之有不切天下之不聞如此則納諫之德光矣音讜

黨上頗采用其言李懷光頓兵不進數上表暴揚

盧杞等罪惡數所前翻眾論誼騰亦咎杞等上不得

已十二月壬戌貶杞為新州司馬白志貞為恩州司

馬恩州屬漢合浦郡地蕭齊為齊安郡隋廢郡為海

州宋平王則改貝州曰恩州遂以此州為南恩州宋

白謂此恩州瀕海最為蒸濕當海南五郡汎海路此
路自廣汎海行數日方登陸人憚海波不由此路多
由新州陸去唯健步出使與滄符牒經過耳新州治
新興縣秦取陸梁地置蒙郡今州即其地晉永和分
蒼梧郡於此置新寧郡梁武帝立新州所謂新興縣
漢合浦郡臨元縣也又按舊志云恩州京師東南六
千六百里西北六十里接廣州趙贊為播州司馬
隋新州至京師五千五百里趙贊為播州司馬
四州柯縣京師南
宦者翟文秀上所信任也伯翻懷
光又言其罪上亦為殺之偽翻亦為于
乙丑以翰林學

士祠部員外郎陸贄為考功郎中金部員外郎吳通

徵為職方郎中祠部屬禮部掌祠部考功屬吏部掌文武官功過考法以官職言之祠部

比考功職方為清要郎中正五品上員外郎從六品上贄上奏辭以初到奉天

扈從將吏從才用翻例加兩階今翰林獨遷官唐自

以後勲階輕而職事官重故云然夫行罰先貴近而後卑遠則令不

犯行賞先卑遠而後貴近則功不遺夫音扶先悉薦

望先錄大勞次徧羣品則臣亦不敢獨辭上不許

上在奉天使人說田悅王武俊李納赦其罪說式芮

異曰燕南記十二月二十四日前已云赦武俊等罪翻考

而實錄明年正年改元乃赦武俊等蓋上先已諭旨始明言之耳厚賂以官爵悅等皆密歸欵而猶未

敢絕朱滔各稱王如故滔使其虎牙將軍王郢說悅

曰朱滔等做漢官置虎牙將軍按唐書滔等之相王牙將軍蓋

王郢也日者八郎有急滔與趙王不敢愛其死竭

力赴救幸而解圍田悅第八解圍事見今太尉三兄

大二十日六十六

受命關中

朱泚

泚欲與回紇共往助之願八郎治兵

與泚度河共取大梁

紇下沒翻治直之翻大梁汴州宣武節度治所

悅心不

欲行而未忍絕泚乃許之泚復遣其內史舍人李瑄

見悅審其可否

內史舍人猶天朝中書舍人復扶又翻瑄古緩翻

悅猶豫不

決密召扈寧議之司武侍郎許士則曰

司武侍郎猶天朝兵部侍郎

也朱泚昔事李懷仙為牙將與兄泚及朱希彩共殺

懷仙而立希彩

將即亮翻泚且禮翻又音如字殺李懷仙事見二百二十四卷代宗大曆

三年考異曰燕南希彩所以寵信其兄弟至矣泚

又與判官李子瑗謀殺希彩而立泚

事見二百二十四卷大曆七年

瑗于泚既為帥

帥所類翻

泚乃勸泚入朝而自為留後

事見

三百一十五卷大曆九年雖勸以忠義實奪之權也平生與之同謀

共功如李子瑗之徒負而殺之者二十餘人今又與

泚東西相應使泚得志泚亦不為所容况同盟乎泚

為人如此大王何從得其肺腑而信之邪

觀時審勢量度彼已出不

為無其人特其言有用不用耳泚且禮翻又音此邪音耶

彼引幽陵回紇十萬之

兵屯於郊垆

紇下沒翻幽陵即幽州垆古熒翻邑外謂之郊野外謂之垆

大

王出迎則成擒矣彼囚大王兼魏國之兵南向度河

與關中相應天下其孰能當之大王於時悔之無及

為大王計不若陽許偕行而陰為之備厚加迎勞

勞力

翻到至則託以它故遣將分兵而隨之如此大王外不

失報德之名而內無倉猝之憂矣扈粵等皆以為然

王武俊聞李瑄適魏遣其司刑貲外郎田秀馳見悅

曰粵五各翻瑄古瑗翻司刑貲外郎武俊彙以宰相處事

失宜相息亮翻恐禍及身又八郎困於重圍重直龍翻故

與滔合兵救之今天子方在隱憂以德綏我曹何

得不悔過而歸之邪捨九葉天子不事而事滔乎高自

祖太宗高宗中宗睿宗女且泚未稱帝之時滔與我

曹比肩為王固已輕我曹矣事見上卷本年况使之南平汴

洛與泚連衡汴皮變翻汴州宣武軍吾屬皆為虜矣

八郎慎勿與之俱南但閉城拒守武俊請伺其隙連

昭義之兵擊而滅之同相吏翻與八郎再清河朔復為節

度使共事天子不亦善乎復扶又翻又音悅意遂決

給滔云從行必如前約丁卯滔將范陽步騎五萬人

私從者復萬餘人給蕩亥翻將即亮翻又音如字騎

回紇三千人發河間而南輜重首尾四十里紇下沒

治河間縣李希烈攻李勉於汴州李勉以宣武節

驅民運土木築壘道以攻城忿其未就并人填之謂

之濕薪勉城守累月外救不至將其眾萬餘人奔宋

州將音同上勉奔庚午希烈陷大梁滑州刺史李澄

以城降希烈希烈以澄為尚書令兼永平節度使勉

大三十小九十九通益三百九

上表請罪

滑州治白馬縣降戶江翻尚辰羊翻上時掌翻

上謂其使者曰朕

猶失守宗廟勉宜自安待之如初劉洽遣其將高翼

將精兵五千保襄邑

九域志襄邑在汴州東南一百七十里

希烈攻拔

之翼赴水死希烈乘勝攻寧陵

九域志寧陵縣在宋州西四十五里

淮大震陳少遊遣參謀温述送款於希烈曰濠壽舒

廬已令弛備韜戈卷甲伏俟指麾又遣巡官趙詵結

李納於鄆州

少始照翻濠壽舒廬四州之地在淮蔡東南送款遂言使弛備令力丁翻使也

卷讀與捲同詵踈臻翻鄆音運

中書侍郎同平章事關播罷為刑

部尚書

以給事中孔巢父為淄青宣慰使國子祭

酒董晉為河北宣慰使

宣慰者宣上命以慰安反側也父音甫淄莊持翻

陸贄言於上曰今盜遍天下輿駕播遷陛下宜痛自

引過以感人心昔成湯以罪已勃興

左傳臧文仲曰禹湯罪已其興

也勃

楚昭以善言復國

楚昭王遭闔閭之禍國滅出亡父老送之王曰父老反矣

何患無君父老曰有君如其賢也相與從之或奔走赴秦號哭請救秦人憐之為之出兵二國并力遂

走吳師昭王復國

陛下誠能不吝改過以言謝天下使書詔

無所避忌臣雖愚陋可以仰副聖情庶令反側之徒

革心向化上然之故奉天所下書詔雖驕將悍卒聞

之無不感激揮涕

令力丁翻下遐稼翻將即亮翻

術者上言國家厄

運宜有變更以應時數

上時掌翻下贄上音同更工衡翻

羣臣請更

加尊號一二字上以問贄贄上奏以為不可其畧曰

尊號之興本非古制

上尊號事始於開元元年

行於安泰之日已

累謙冲

累力瑞翻

襲乎喪亂之時

喪息浪翻

尤傷事體又曰羸

秦德衰兼皇與帝始總稱之

見七卷秦始皇二十六年

流及後代

昏僻之君乃有聖劉天元之號

聖劉見三十四卷漢哀帝建平二年天元

見一百七十二卷陳宣帝太建十一年

是知人主輕重不在名稱

稱尺證翻

稱同損之有謙光稽古之善崇之獲矜能納諂之譏

又曰必也俯稽術數須有變更

更工衡翻

與其增美稱而

失人心不若黜舊號以祇天戒上納其言但改年號

而已

謂改明年號為興元也

上又以中書所撰赦文示贄

撰如免翻

贄上言以為動人以言所感已淺言又不切人誰肯

懷今茲德音悔過之意不得不深引咎之辭不得不

盡洗刷疵垢宣暢鬱堙

疵才支翻

使人人各得所欲則何

有不從者乎應須改革事條謹具別狀同進捨此之

外尚有所虞竊以知過非難改過為難言善非難行

善為難假使赦文至精止於知過言善猶願聖慮更

思所難上然之

興元元年春正月癸酉朔赦天下改元制曰致理興

化必在推誠忘已濟人不吝改過朕嗣服丕構

丕大也構

立屋也書大誥曰若考作室既底法厥子乃弗肯堂矧肯構不構之語本諸此

君臨萬邦失

守宗祧

宗者百世不毀之廟他彫翻

越在草莽

用左傳語

不念率

德誠莫追於既往永言思咎期有復於將來明徵其

義以示天下徵證也明徵其義小子懼德弗

能嗣承先業罔敢怠荒然以長于深宮之中魯哀公

之言長暗於經國之務積習易溺易以居安忘危不

知稼穡之艱難書無逸周公不恤征戍之勞苦澤靡

下究情未上通事既擁隔人懷疑阻猶昧省已擁恐

景翻遂用興戎戎兵徵師四方轉餉千里賦車籍

馬遠近騷然行齋居送眾庶勞止或一日屢交鋒刃

或連年不解甲冑祀莫乏主室家靡依死生流離怨

氣凝結力役不息田萊多荒鄭玄曰田萊多荒茨棘

生草暴令峻於誅求疲疇空於杼軸詩小東大東杼

器布帛已織成轉死溝壑離去鄉閭離力邑里丘墟

人煙斷絕天譴於上而朕不寤人怨於下而朕不知

馴致亂階變興都邑馴從也言從萬品失序九廟震

驚歐陽脩曰書云七世之廟可以觀德而禮家之說

歆班固王肅之徒以為七廟者多蓋自漢魏以來創

業之君特起其上世又微無功德以備祖宗故其初

皆不能立七廟唐武德元年始立四廟高祖崩朱子

奢請立七廟虛太祖之室以待尚書八座議禮曰天

子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晉宋齊梁皆立親廟

六此故事也於是宣簡公懿王景元二帝四廟更附

至睿宗崩中宗立別廟而祔睿宗開元十年詔宣皇帝復祔正室謚為獻祖并謚光帝為懿祖又以中宗還祔太廟於是太廟為九室寶應二年祧獻懿而祔少宗肅宗代宗崩又遷元皇帝祔

室上累于祖宗累力下負于蒸庶痛心覲貌覲他典也

罪實在予永言愧悼若墜泉谷唐避高祖諱自今

中外所上書奏不得更言聖神文武之號建中元年

號曰聖神文武皇帝李希烈田悅王武俊李納等咸

以勲舊各守藩維朕撫御乖方致其疑懼皆由上失

其道而下罹其災朕實不君人則何罪此等言語強

宜其感宜并所管將吏等一切待之如初朱滔雖緣

朱泚連坐路遠必不同謀念其舊勲務在引貸引大

如能效順亦與惟新朱泚反易天常君臣上下天秩

盜竊名器暴犯陵寢所不忍言獲罪祖宗朕不敢赦

此等言語可與其脅從將吏百姓等但官軍未到京

城以前去逆效順并散歸本道本軍者並從赦例所

攜從逆之黨將諸軍諸道應赴奉天及進收京城將

士並賜名奉天定難功臣所以作勤王之其所加墊

陌錢稅間架竹木茶漆權鐵之類悉宜停罷所以順

欲惡墊陌錢即趙贊所行除赦下四方人心大悅及

上還長安明年上還長安之明年貞元元年也李抱

真入朝為上言朝直遙翻山東宣布赦書士卒皆感

泣臣見人情如此知賊不足平也

史究言興元赦書感動人心之效

命兵部員外郎李充為恒冀宣慰使

唐兵部員外郎二人一人掌貢

舉雜請一人判南曹歲選出使非本職命以即官出使耳恒戶登翻使疏吏翻

朱泚更國

號曰漢

泚且禮翻又音此朱泚初僭號國號秦更工衡翻

自號漢元天皇改元

天皇 王武俊田悅李納見赦令皆去王號

去羌呂翻上

表謝罪

上時掌翻

惟李希烈自恃兵彊財富遂謀稱帝遣

人問儀於顏真卿真卿曰老夫嘗為禮官所記惟諸

侯朝天子禮耳

顏真卿所以答李希烈者辭不迫切而義甚嚴正朝直遙翻

希烈

遂即皇帝位

考異曰希烈稱帝實錄舊希烈傳顏真卿傳皆無年月今據奉天記幸奉天

錄皆云赦令既行諸方莫不向化惟李希烈長惡不悛國號大楚又實錄今年閏月庚午詔曰朕苟存拯

物不憚屈身故於歲首特布新令赦其殊死待以初誠使臣纒及於郊畿巨猾已聞於僭竊然則希烈稱

帝必在正月月初也

國號大楚改元武成置百官以其黨鄭賁

為侍中孫廣為中書令李綏李元平同平章事

李綏新書

作李

以汴州為大梁府分其境內為四節度希烈遣

其將辛景臻謂顏真卿曰不能屈節當自焚積薪灌

油於其庭真卿趨赴火景臻遽止之希烈又遣其將

楊峯

將即亮翻傳作揚豐今從奉天記

齋赦賜陳少遊及壽州

刺史張建封建封執峯徇於軍腰斬於市少遊聞之

駭懼建封具以少遊與希烈交通之狀聞上悅以建

封為濠壽廬三州都團練使少始照翻希烈乃以其

六二六六十一

通鑑三百三十九

三十四

將杜少誠為淮南節度使使將步騎萬餘人先取壽

州後之江都使將即亮翻又音如字騎奇寄翻壽州治壽春縣之往也淮南節度治江都

建封遣其將賀蘭元均邵怡守霍丘秋柵後周書賀蘭祥傳其

先與後魏俱起有紇伏者為賀蘭莫弗遂以為氏霍丘漢廬江松滋縣地梁置安豐郡東魏廢郡隋開皇

十六年置霍丘縣唐屬壽州九域志在州東一百二十里宋白曰霍丘本春秋時蓼國梁置霍丘成隋廢

成為少誠竟不能過遂南寇蘄黃欲斷江路蘄音

短時上命包佶自督江淮財賦沂江詣行在至蘄口

水經注蘄水源出蘄春縣北大浮山南過其縣西又南至蘄口入于江佶其吉翻沂蘇故翻遇少

誠入寇曹王臯遣蘄州刺史伊慎將兵七千拒之戰

於永安戍永安戍在黃州黃岡縣界梁嘗置永安郡後廢為戍大破之少誠脫

身走斬首萬級包佶乃得前後佶入朝具奏陳少遊

奪財賦事奪財賦事見上年佶巨乙翻朝直遙翻少遊懼厚斂所部以

償之斂力李希烈以夏口上流要地鄂州治夏口當江漢之會夏戶

雅使其驍將董侍募死士七千襲鄂州刺史李兼偃

旗卧鼓閉門以待之侍撤屋材以焚門兼帥士卒出

戰大破之驍堅堯翻將即亮翻鄂逆各翻鄂州治江夏縣即夏口帥讀曰率上以兼

為鄂岳沔都團練使沔彌充翻於是希烈東畏曹王

臯西畏李兼不敢復有窺江淮之志矣史言李希烈兵勢稍挫復

扶又朱滔引兵入趙境王武俊大具犒享犒口入

魏境田悅供奉倍豐使者迎候相望於道丁丑滔至

永濟

宋白曰永濟縣本漢貝丘縣地隋已後為臨清縣地大曆七年田承嗣奏分臨清置永濟縣屬

貝州以縣西臨

永濟渠為名遣王郅見悅約會館陶偕行度河館

州城東稍北

悅見郅曰悅固願從五兄南行昨日將

出軍將士勒兵不聽悅出口國兵新破謂先為馬燧

戰守踰年資儲竭矣

謂守魏州與馬燧等相持也

今將士不免凍

餒何以全軍遠征大王日自撫循猶不能安若捨城

邑而去朝出暮必有變悅之志非敢有貳也如將士

何已令孟祐備步騎五千從五兄供芻牧之役

騎寄翻

因遣其司禮侍郎裴抗等往謝滔

司禮侍郎猶天滔朝禮部侍郎

滔

聞之大怒曰田悅逆賊鄉在重圍

重直龍翻

命如絲髮使

我叛君棄兄發兵晝夜赴之

事見二百二十年幸而得

存許我貝州我辭不取尊我為天子我辭不受

事見

年

今乃負恩誤我遠來飾辭不出即日遣馬寔攻宗

城經城

經城漢古縣時屬貝州宋白曰後漢分前漢堂陽縣於今縣西北二十里置經縣後魏省

併南宮縣太和十年又於今理置經縣尋置廣宗郡

於此北齊省郡及縣移武彊縣於此後周復於此置

廣宗郡隋開皇三年罷郡復於此

置經城縣宋省縣為鎮入宗城

張孝忠遣其將楊榮國與李晟俱赴國難及晟收京

城諸將中獨楊榮國不見於史今朱滔遣楊榮國攻

冠氏乃建中三年以深州降于朱滔者冠氏春秋邑

各隋分館陶東界置冠氏縣唐屬魏州輒域志在州

東北六

十里皆拔之又縱回紇掠館陶頓幄帟器皿車牛

以去

紇下沒翻帟音亦三禮圖在上曰帟四旁及上曰帷上下四旁悉周曰幄又曰帟平帳也帟主

在幕若帷中
悅閉城自守壬午滔遣裴抗等還還從

又音分兵置吏守平恩永濟平恩縣屬洛州治平恩川丙戌以

吏部侍郎盧翰為兵部侍郎同平章事考異曰實錄新舊紀表

皆同蓋翰罷領選故翰義僖之七世孫也盧義僖仕元魏當靈

后臨朝時不附徐鄭朱滔引兵北圍貝州引水環之環音刺

史邢曹俊嬰城拒守縱范陽及回紇兵大掠諸縣縱滔

兵大又拔武城武城即漢東武城縣地唐屬貝州九域志在州東五十里通德棣

二州使給軍食建中二年朱滔據有德棣遣馬寔將步騎五千屯

冠氏以逼魏州以給事中杜黃裳為江淮宣慰副

使考異曰實錄去年十二月癸酉已云黃裳為給事耳

實錄誤也上於行宮廡下貯諸道貢獻之物榜曰瓊林

大盈庫貯直呂翻陸贄以為戰守之功賞賚未行而遽私

別庫則士卒怨望無復鬪志上疏諫復扶又翻又音如字上時掌翻

據翻其畧曰天子與天同德以四海為家何必撓廢

公方撓奴教翻屈曲也方法也崇聚私貨降至尊而代有司之守

辱萬乘以效匹夫之藏乘繩證翻虧法失人誘姦聚慝以

斯制事豈不過哉誘羊又翻慝吐得翻又曰頃者六師初降降讀

如字天子之行必有六師以為營衛不敢指百物無

言自京師出居奉天故微其辭曰六師初降

儲外扞兇徒內防危堞晝夜不息殆將五旬凍餒交

侵死傷相枕堞達協翻枕職任翻畢命同力竟夷大艱良以陞

伯英

下不厚其身不私其欲絕甘以同卒伍輟食以啗功

勞啗徒濫翻無猛制而人不攜懷所感也無厚賞而

人不怨悉所無也體悉詳也今者攻圍已解衣食已豐而

謠讟方興謠讟也軍情稍阻豈不以勇夫恒性嗜利矜

功恒戶登翻其患難既與之同憂而好樂不與之同利難

旦翻好呼到苟異恬默能無怨咨咨咨嗟也又曰陛下誠

能近想重圍之殷憂重直龍翻追戒平居之專欲凡

在二庫貨賄盡令出賜有功每獲珍華令力丁翻珍華猶言珍麗

也先給軍賞如此則亂必靖賊必平徐駕六龍旋復

都邑天子之貴豈當憂貧是乃散其小儲而成其大

儲損其小寶而固其大寶也上即命去其榜去羗呂翻

蕭復嘗言於上曰宦官自艱難以來多為監軍恃恩

縱橫監工街翻此屬但應掌宮掖之事不宜委以兵

權國政上不悅又嘗言陛下踐阼之初聖德光被應

陵翻當也掖音自楊炎盧杞黷亂朝政以致今日朝

亦被皮義翻陛下誠能變更睿志臣敢不竭力此必盧杞貶逐

是言更儻使臣依阿苟免臣實不能蕭復蓋樸又嘗

與盧杞同奏事杞順上旨復正色曰盧杞言不正上

愕然退謂左右曰蕭復輕朕此事必在蕭復盧杞同

出使而序其事於此耳戊子命復充山南東西荆湖淮南江西

鄂岳浙江東西福建嶺南等道宣慰安撫使實疎之

也鄂五各翻既而劉從一及朝士往往奏留復上謂

陸贄曰朕思遷幸以來江淮遠方或傳聞過實欲遣

重臣宣慰謀於宰相及朝士僉謂宜然今乃反覆如

是朕為之悵恨累日朝直遙翻相息亮翻為于偽翻意復悔行使之

論奏邪意者以意度之也此亦卿知蕭復何如人其

不欲行意趣安在贄上奏以為復痛自脩勵慕為清

貞用雖不周行則可保上時掌翻行下孟翻至於輕詐如此復

必不為借使復欲逗留從一安肯附會今所言矛盾

韓非子有鬻矛盾者自譽其矛曰吾矛之利物無不陷也又自譽其楯曰吾楯之堅物莫能陷也或謂之

曰以子之矛陷子之楯可乎其人不能答故後世謂議論自相反及為事自相反者為自相矛盾楯食尹

願陛下明加辯詰詰去若蕭復有所請求則從一

何容為隱偽于若從一自有回互則蕭復不當受疑

陛下何憚而不辯明乃直為此悵恨也夫明則罔惑

辯則罔寬惑莫甚於逆詐而不與明夫音扶逆者未至而迎之也詐

謂人欺己也未見其詐而逆以為詐謂之逆詐寬莫痛於見疑而不與辯是

使情偽相糅糅女救翻忠邪靡分茲實居上御下之要樞

惟陛下留意上亦竟不復辯也復扶辛卯以王武

俊為恒冀深趙節度使壬辰加李抱真張孝忠並同

平章事丙申加田悅檢校左僕射恒戶登翻使疏吏翻校古效翻射寅

謝以山南東道行軍司馬樊澤為本道節度使前深

趙觀察使康日知為同州刺史奉誠軍節度使州與

王武俊故徙康日知乾元初以同州曹州刺史李納

為匡國軍節度使今又為奉誠軍李納本為曹州刺史建中

為鄆州刺史平盧節度使二年其父正已卒納自領

軍務未有朝命今方命以旌節故戊戌加劉洽汴

先叙其本職而加以新命鄆音運

滑宋毫都統副使知都統事李勉悉以其眾授之李

既失守汴州命劉洽知都統事汴

皮變翻統他綜翻俗多從上聲辛丑六軍各置

統軍此北門左右羽林龍武神武六軍也考異曰

按舊紀獨置統秩從三品以寵勳臣從才吐蕃尚

軍耳今從之

結贊請出兵助唐收京城庚子遣祕書監崔漢衡使

吐蕃發其兵入聲

吐從

入聲

入聲

入聲

入聲

入聲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二十九

呂括上行李字系在後

第百百中楊及楊其人

據十一行二十四字本校十五葉補十七字去三字及十七字
此為恒音新字結構微謬為字不成四月加習

據宋十一行廿一字本校同前校者以。識之同十八日新記

據明孔天胤刊本校戊辰八月廿七日申刻霜根

以本出者與此
與本相死



